

人

子右仁

生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第八卷 第十期

人 生 雜 誌 社 發 行



歡迎緬甸民主黨領袖德欽巴盛氏

日前緬甸民主黨領袖德欽巴盛氏，訪問自由中國。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特假善導寺舉行歡迎，參加來賓，除政府員外，則為佛教界同道數十人。

中緬兩國同為亞洲最愛好和平的民族，不特疆土毗鄰，且同為奉佛的國民，今又同受國際共產黨侵略，可說又是同一的難友。我國信仰佛教的人民，在形式上雖不及緬甸普遍，然我國佛教多屬大乘，大乘重視理智發揮，不注意形式。所以佛教於我國國民生活文化上之潛勢力頗大，不論在國民文化思想上或生活習俗上都含有充份佛教的意蘊。今因受國際共產黨侵略，致使二千年來我國佛教莊嚴建築，及珍貴經典，遭受燬滅，殊覺痛心。人生最痛憤疾首者，莫過於事業被人燬滅，信仰被人否認。國際共產黨本於馬克斯唯物論思想，根本否認人類精神宗教文化的價值。「斥宗教為人類雅片煙」。今當我國反政建國之際，得與我同一信仰的教友及同受國際共產黨威脅的友人，德欽先生會晤，衷心殊覺愉快；希望今後中緬兩國政界領袖們在佛陀慈光庇照下，共同攜手為保障亞洲文化實現世界和平而奮鬥；發揚救人救世的佛教精神，使東亞及東南亞回復到原本佛化太平的世界。

佛耶比較的餘波

孔子的四海皆兄弟的偉大訓導，養成我國國民寬大的胸襟。以宗教而論，中國境內的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天主教，其他神教。幾乎世界所有的宗教無不具有，並且都能和平相處。近來因

異教徒有意攻擊佛教，甚至有意摧毀我國國民對傳統忠孝倫理道德的信心，即如毀滅祖宗牌位，不向國旗敬禮等等，引起群衆公憤。煮雲法師因憤恨共匪毀滅我國固有文化道德，追隨政府來臺，今又親見異教徒在臺灣作同樣毀滅我國倫理道德，動搖國本，乃根據異教的聖經及反共抗俄國策，作佛教與基督教之比較，以期糾正一般國民錯誤觀念。該書問世後，各界頗表贊同，咸認為救國救人心的良藥。於是引起異教徒的嫉妬反駁，互相攻擊。耳聞有人主張在反共抗俄時期應團結一致，不應彼此攻擊，更有主張禁止此種攻擊性的文字流通，甚至火滅。此種主張，顯欠公平。查一本書出版，固須有出版法的保障；姑不論信教自由，或言論自由的問題，在此反共抗俄國策下，只要問某一本書，是否違背國策，如果違背國策的話，不特要焚其書並且要坑其人。要是不違背國策，並且在間接或直接方面發揚國策或糾正企圖動搖人民對國策的信心邪說，這種書我們不特不應火滅，並且應當積極提倡宣傳，對於著者加以褒獎。若是利用某一種關係的影響力火滅這種有助於宣傳國策的書籍，這不啻推翻國策，在此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誰敢負起推翻國策的責任！所以我們主張：（一）雙方攻擊的書籍，交公正人士審查，（二）新舊約中不符合我國倫理道德及國策的經文，應予修正或刪除，（三）禁止有關搖動國人對我國固有文化倫理道德信心的言論。（四）請立法院擬訂法律條文，如有一教有意消滅我國固有文化或消滅另一種宗教的企圖，處以極刑。

社論專著講座譯著文藝傳記

歡迎緬甸民主黨領袖德欽巴盛氏

佛耶比較的餘波

對於佛教會未來的期待

論佛教與國民外交

尊重正統的佛法

妙慧童女經講話

為什麼念佛

論菩薩必來人間

回頭是岸

六度集經講話

人生真善美

理性篇

曠古奇聞的和尙勞軍

含笑山房隨筆

劍仙正傳

鳳山佛教青年弘法團日記

本社編輯室啟事

一、本刊因感稿荒，亟盼海內外作家，惠賜佳作，以光篇幅。

二、如蒙惠賜佳作，請於每月二十五號前寄交本社。

三、本刊第十一、二期擬出合刊。

本社

念生

小隱

心悟

南亭

成一

張廷榮

月基

念生

華嚴關主

王鶴林

梅隱君

胡國偉

莫正燕

張玉花

對於佛教會未來的期待

念生

近來中佛會的整理，業已見諸實行，這一件內容相當複雜的事，我站在局外人的立場，不願有所論列。我所願說的，只是對於佛教會未來的期待，這事關係佛教的現狀問題，或者是我國佛教徒所願意討論的問題，我雖是白衣，也可貢獻一點意見，以期拋磚引玉，或者可能發見更圓滿的辦法，我在未寫本文以前，先行述當代大德印順法師在所謂泛論中國佛教制度一文末尾寫着：

早在民國元年，中國佛教開始了一種新制度——中國佛教會，這是一種僧俗混合組織的制度。現在已被看作一向如此，其實是從未有過的劃時代的巨變。依律制，出家衆的僧事，白衣就是國王，也不容直接過問。現在僧尼寺廟事件，經費的來源，也主要是從寺廟中來。而在處理事務，甚至創立法會，由於僧衆無人，大都要煩勞在家衆，有的出家衆不贊成如此，而事實却不能不如此。問題是在佛教的外來壓力太重，寺院僧衆，爲了維持佛教，自然而然的懇求護法們出面維持，這裏面有久已信佛的，有臨時信佛的，有軍政名流豪商鉅紳，有時還要拉幫帶會外道。而正信居士，眼見佛教的多難，也熱心護法而不能不問。老實說：離開了在家衆，佛教會也許就成立不起來。所以我覺得護法居士的參與教會，並不合佛法，或者不免人事叢雜，邪正混淆，而事實却不能不如此！

印老這一套話，可以說是平心之論，既認爲現在的佛教會，不合佛法，而又認爲事實不得不然，說到最後，就是唯有保持現狀了。但是我有一個謬見，我認爲若保持現狀，佛教的組織難望健全，永遠不能達到振興佛教的使命。現在分兩點說明如下：

第一是白衣參預教團問題，這事的不可作，主要是行使僧格的許可權與註銷權。關於僧格的許可權，在帝制時代，寺廟傳戒，需由政府核准，這雖然不是佛制，但相沿已久，佛教既非國教，統治權的行使，自不能全符佛制。現在把這項許可權改屬於教會，並須由教會發給度牒，關於這一點，我們不願批評對與不對，但是若有白衣參加教會，就是白衣可以參加傳戒的許可權再頒發戒牒，這事在佛制上怎樣解說，頗費研究。其次要說僧格的註銷，這裏關係尤爲複雜。從前僧人違反根本大戒，他的本師可以宣佈除名，行政當局也可以宣佈除名，若是本師不在，只有行政當局可以行使這項職權。但是從前僧人受着特別優待，如免役免稅等所以也受着特別限制，如果吃喝嫖賭，可以開除僧籍。現在萬民平等。僧人當兵納糧，已盡了國民義務，若是與一般俗人，一樣吃喝嫖賭，在信教自由的原則之下，行政當局過那一條法律，可以開除他的僧籍。因此現代的僧人，可以爲所欲爲，毫無顧忌，這於佛教前途太有關係了。假設我們把這項希望寄託在教會方面。教會可以開除僧籍，而又由白衣參加主持

，就是由白衣參加開除僧籍，未免太違法了。由於以上兩項理由，必須白衣不參加教會主持，教會才能健全組織，提高職權。在價格許可方面，似乎可將傳戒之權，完全屬於教會，或由主持教會諸師親傳，或另請大德傳授，即由傳戒人發給戒牒，以合古制。在價格註銷方面，可以嚴肅清規，一經除名，即不得再以僧人姿態，出現社會，當然這些事需由政府核准並協力，但必須白衣不加入教會主持者，才能不違佛法。如教會必須有白衣幫同辦理的事，可另立其他名義，有建議權，無決定權。

第二是設立教會財產問題，現在教會的經費，是由各寺廟攤納，這在常情方面，不是寺廟所願意的。即或如數收齊，也是爲數區區無濟於事。若想像工作進展，必須設立充足而且固定的財產，這項財產，由何處取得呢？在未說取得方法以前，須先說明財產的性質。從前佛教的財產，似乎限於土地。若是造房收租，或經營工商業，即認爲不律儀不如法。實際上，土地收租或自耕，又何曾是佛律所禁止？只能算作農業社會地主制度的產物。今日地主生活，既爲社會所厭棄。在新舊土地制度之下，自耕亦有困難。佛教不言財產則已，若言財產，必須推廣到房租及一切企業。（涉及助長投機淫奢，仍應限制）今後教會財產，須注重在這一點。至於來源問題，一爲接收舊有，一爲增加新收，什麼是有舊呢？我先舉一個例子。臺灣在日治時代，有許多佛教寺廟，若是佛教財產，不因政權轉移而銷滅，則仍應由佛教團體接收。因爲佛教團體的不健全，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將來接收大陸，當然有許多無主寺廟及其財產，教會若能接收管理，足夠運用。什麼是新收呢？這有一點更涉及教會的事業範圍。若教會只辦宗教行政，永遠沒有收入可言。我以爲教會除辦宗教行政外，應該辦理種種弘法利生的事，如講經說法，禮懺懺悔，省有省會，縣有縣會，必要時亦可分設鄉會。再明顯一點說：就是教會森林化，一樣上殿過堂，留單接衆，除前述傳戒爲教會專責外，每會仿照選賢舉能辦法，一樣上殿過堂，留單接衆，除前述傳戒爲教會專責外，仍可作各種佛事，信託對於某一僧人的信仰，可向其寺廟施施，而封整個佛教的信仰，當然向教會佈施。這個教會取得收入的辦法，是我參考西洋耶教教會的，而想出的。

以上只是兩項不成熟的思想，總而言之，若想像教會強大起來，能作出佛教事業，第一必須有權，第二必須有錢。更須主持的人，確保高僧大德，爲社會信仰所寄，才能與信徒打成一片，發揮作用。記得當年太虛大師在世時，曾不斷的討論這個問題，提出過很詳盡的辦法，因爲環境困難，未能付之施行。現在大陸接收在邇，是整個佛教的重建機會。從前的辦法，有的還可通用，有的已需要因時制宜。現在就我所想到的，先以教會爲中心，寫出這兩項意見。希望對這個問題，感覺興趣的人，加以指教。

論佛教與國民外交 小隱

今日的戰爭，非僅賴於一國人力物力所能致勝，必需有待於國際間廣大人力物力的援助，精神上鼓勵，始能獲得最後勝利。爭取國際上同情與援助，則更有賴於國家外交的運用。所謂外交，可分政府外交與國民外交的兩類。政府外交，則由政府出面交涉，國民外交，則由一國之國民表示意見，而傳達於另一國的國民，由兩國國民彼此交換意見，或藉宗教信仰，或藉文化溝通，在種種方面，輔助政府外交運用；再進一步促進兩國間共同關係。因此，佛教無論在對促進東南亞佛化國家關係上，或溝通世界文化關係上，殆成為國民外交上一有力的功用。

佛教為世界最大的宗教，佛教信徒遍及於世界；亞洲方面的中國、日本、南韓、越南、高棉、寮國、泰國、緬甸、錫蘭、尼泊爾等，都是接受佛教信仰的國家。佛教傳入中國，已有二千年歷史，中國所傳多屬大乘佛教，南方錫蘭純為小乘佛教。而漢譯的一切經典，多至六七千卷，為東亞佛教國家所譯經典最多者，是故我國佛教實為亞洲佛教第二中心。

半世紀以來，我國先受日本侵略，今又受國際共產黨掠奪，今當反攻大陸復興國家緊急關頭，固然要賴全體國民一致奮鬥，但國民外交配合政府政策上運用，爭取國際間同情與援助，亦復為獲取最後勝利重要因素。我國國民與東南亞佛化國民，有同一信仰及共同要求信仰自由的欲望，而今又同受國際共產黨的威脅，實有發動佛教徒國民外交的必要。今日之佛教，已非以往漫無組織之團體，現已由一國之佛教結成世界性佛教團體，全世界佛教信徒總在五億人以上。此五億人同一信仰，同一要求，同一悲願，果能由我國佛教徒，基於共同信仰的立場，對世界各地佛教徒，特別是對東南亞佛化國民，發出沉痛為保障佛教自由爭取最後勝利呼籲；

我們相信，不獨可發揮佛教救人救世的精神，其將有助於安定東亞，世界永遠之和平，必然很大。

一、對東南亞佛化國民要加強聯繫

中共統治大陸後，我國佛教文化建築，遭毀殆盡。東亞主要佛教國家，則為日本、南韓、越南、高棉、寮國、泰國、緬甸、錫蘭、尼泊爾。日本戰敗後，佛教所受經濟上影響極大。南韓受北韓侵略，已是百孔千瘡。日韓與我國已有外交關係。東南亞除印度外，總共只有七千餘萬人口，這些人民，先都是英法的殖民地，二次大戰後，始獲獨立。但其本身並沒有雄厚抗共的力量。緬甸為佛化國家，因受尼魯魯中立思想誘惑，承認中共政權。高棉本有反共的決心，由於英法對共妥協政策，最近始接受中共的經濟援助。緬甸高棉向中共，並非由於緬甸國民沒有反共思想，乃由自由世界反共陣線軟弱；特別是自由中國未能善於把握佛化民族的心理——（加強佛教國家間聯繫）。我國始終未透過佛教關係，對東南亞佛化民族的聯繫。因此，東南亞佛化國家，至今不特未甚瞭解我國反共的政策及我國佛教情況。難怪抗戰期間，日人誣陷我國已赤化，或耶穌化，已沒有佛教了。共黨也作同樣的宣傳說「我當局不信仰佛教」。最近西藏民間抗暴運動，中共侵佔緬北，已驚醒整個東南亞佛化民族，認清中共和平五原則，是誘人上勾的餌食！這倒是給我們絕好的機會，希望我們政府當局要瞭解佛教與東南亞國家關係密切。我們應仿效抗戰期間的辦法，組織佛教訪問團訪問東南亞佛化國家高棉、越南、泰國、緬甸、南洋等地；傳達我國反共政策及我國大乘佛教發達情形。刻在臺灣訪問緬甸民主黨領袖德欽巴盛，告以緬甸佛教徒已組成反共武裝，準備赴緬北對中共作戰。這些都足以證明緬甸國民先天反共的決心。我們同時應邀請東南亞佛教，高僧，

文化人來自自由中國訪問。使我國與東南亞佛化國家的關係能够改進。

二、要結成佛教護教的陣線

東南亞，不特為華僑主要地區，同時也是佛化民族的地區。今後華僑背向，固於自由中國有絕大關係；因此，華僑為自由中國所必爭取。而東南亞豐富戰略的物質，又同為自由世界所必需。佛教思想與唯物論主義，根本不相容，然則何以高棉、緬甸、錫蘭，都先後承認中共政權？一則畏懼中共武力，幻想中立。一則由於我國宣傳工作做得不够。致使東南亞佛化民族誤信共黨宣傳說「中共與國民黨是內政問題」。

今日，我們應加緊對東南亞佛化民族宣傳。自由中國為什麼要反共？這是基於國父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政策。民族主義，先求國內種族一律平等自由，再求我國與世界各民族間平等自由獨立，民權義利，先求國內主不分種族，宗教，男女的階級。其權利義務一律平等，民生主義，先求國內經濟繁榮，使國民享受優裕的生活，再求國際上經濟平等互惠，依此政策建立民生，民治，民享豐富的中華民國。發揚五千年來我國文化道德，促進人類走上大同世界。今日國際共產黨，不特侵略我國領土，破壞我五千年來立國文化道德，使此崇高理想大同世界實現，遭受阻礙，並且要毒化世界；使人類淪於奴化世界，聽其驅使，所以今日自由中國反共，不僅為自由中國一國民族獨立生存，實為自由世界一切種族生存自由，故自由中國反共，不啻為自由世界及各佛化國家生存而奮鬥。若非自由中國始終保持反共的陣線，則東南亞佛化民族早經為國際共產黨所蹂躪，是故東南亞佛化民族，要獨立生存自由，要保障永遠信仰自由，則唯有自由中國反攻大陸，消滅共匪，才有絕對的保障。是故今日東南亞佛化民族首先要與我們合作；依據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佛教的精神，結成佛教共同護教陣線。使全世界五億佛教徒們共同作護教衛國的奮鬥，建立原本佛法自

由平等國家，始可真正安定東南亞實現世界永遠和平。

三、要改進對東南亞佛化民族的關係

東南亞主要的國家，則為印度、錫蘭、緬甸、泰國、高棉、越南、寮國。印度、錫蘭、緬甸、先承認中共政權，只有泰國、越南與我國有外交關係。今因西藏民間抗暴運動，中共侵佔緬北，已使東南亞佛化國家認清中共一貫侵略陰謀。我們應把握此種機會，改進對印度、錫蘭、緬甸、高棉的關係。而印度、錫蘭與我國既沒有外交關係，要改進對印度、錫蘭等關係，唯有先從佛教關係着手。

今日印度佛教雖不甚發達，然印度國民對釋迦牟尼佛，依然一致崇拜的，由錫蘭佛教徒不斷提倡，印度的佛教已漸恢復。緬甸民族，部份來自西藏，緬甸境內，現有華僑四十萬。錫蘭、緬甸、及印度一部份國民對他們固有傳統文化道德（佛教），依然持有堅決的信心。所以錫蘭、緬甸、及印度，於殘暴的共黨。其次越南大多數人民信仰佛教的，旅越華僑總在百萬以上。故對整個東南亞說：不問與我國有無外交關係的，或正陷於共匪威脅的，或同情我國反共的，我們都得運用佛教共同信仰改進對他們的關係。因為整個東南亞人民對佛教有絕對的信仰。共同宗教信仰團結的力量超過一切民族主義團結的力量。今日阿剌伯回教，印度教，即是一鐵證。故我們對東南亞關係改進：（一）加緊對東南亞佛化宣傳。（二）促進東南亞佛教徒互相訪問，（三）我國駐東南亞國家大使，要絕對信仰佛教者，大使館要設一專員對各國佛教徒聯繫，由精通佛法僧侶，或熱心佛法居士任之。就共同信仰的情緒發揮佛教救世的精神。使東南亞平復到原本佛陀慈悲太平的世界。

四、以往佛教徒國民外交的成果

佛教在中國，已有二千年的歷史，其有助於我國文化道德的發揚及增進國際邦交的貢獻，其載於

史冊者，不勝枚舉，今僅檢出近年來二三事而言之。

一、在對日戰爭期間，日本政府利用日本佛教對東南亞佛化民族作虛偽宣傳，「說中國已赤化，或耶穌化，佛教已被滅，日本為保護東方文化，向中國作神聖的戰爭，所以凡信仰的國民，都應與日本站在一條戰線上以對付中國」。因此，東南亞佛化國家，起初誤信日本的宣傳。後因，太虛大師組織佛教訪問團訪問東南亞各國，傳達我國抗戰的政策，說明中國抗戰，不獨為中華民族獨立自由而戰，是為東南亞各民族獨立生存，反侵略而戰。太虛大師並訪問聖雄甘地，尼黑魯等對東亞時局交換意見。自此，東南亞佛化國家，始將誤加中國已無佛教惡意宣傳粉碎。後來印度、緬甸、泰國、越南、都相繼加入國際反侵略陣線，積極支持我國對日戰爭，或以戰時物資援助，或以技術援助，或作精神鼓吹，或祈求中國早日獲勝，這些都是佛教訪問團後的收穫，於是佛教便成為國民外交上最有力的功用。

二、在抗戰期間，日人高森部隊長，於南京三藏聖堂發掘三藏頂骨，一部分携回日本，一部分於南京北平分別建塔，四十二年章嘉大師出席於東京舉行第二世界佛教大會時，向高森氏交涉唐三藏頂骨歸還自由中國建塔供奉，高森氏毫無猶豫，允許歸還。孰知此項消息，竟為中共探悉，於是偽中國佛教協會亦向日本交涉唐三藏頂骨。原來拙劣佛教的中共，忽然對已死將千年唐三藏頂骨發生興趣，分明政治意味，多於佛教意味。唐三藏靈骨一變為考驗誰為中國代表者的試驗；中共並作虛偽廣播說「我當局者不信仰佛教」；日人深明大意，堅決將三藏靈骨奉還自由中國，故當唐三藏靈骨歸國時，十萬教徒雲集於臺北松山機場，迎接此萬國歸仰的唐僧靈骨。此一國民外交上最偉大勝利，竟屬於我（佛教）。

三、大陸淪陷後，中共第一個步驟，就是如何向東南亞佛化民族滲透，而東南亞最弱的國家，就是緬甸，故中共歷年來派遣佛教代表團訪問緬甸，贈

送佛牙，藏經，祖衣，用意極為明顯，在誘惑緬甸傾向共黨。但緬甸純為佛化民族，最仇恨共黨，就是佛教。我國與緬甸雖無邦交，然因我族裔華僑及僧侶，不斷把中共破壞佛教事實傳達給緬甸教友們，同時把自由中國反共政策及大乘佛教發達情形也介紹給緬甸教友，因此，他們對自由中國有深切瞭解。今臺北中華佛教文化館落成，緬甸佛教聯合會，特贈送緬甸古銅佛章，以示對自由中國佛教好感。在此有二點：應值得我們注意：一、中緬沒有外交關係，二、中共年來派員訪問緬甸，贈送佛牙，藏經，祖衣，而緬甸佛教會始終未有若何酬還中共，今竟將極具有價值銅佛贈自自由中國佛教界，此中奧妙耐人尋味。而緬甸佛教會敬贈銅佛給自由中國，全為我族裔華僑法師，就佛教共同信仰上所得的國民外交成果。

以上所舉三點，不論揭穿日人虛偽宣傳，或為爭取唐三藏靈骨，或緬甸贈送銅佛，這些事實，雖屬微末的，然足證明佛教徒為國民外交上一有活力的。而經常在東南亞弘法我國的佛教徒，他們的工作在加強華僑對祖國佛教文化信仰，或宣揚大乘佛法，或揭穿共匪的迫害，或透過佛教關係，改善當地政府對華僑關係。這些，都是佛教徒有助於國家外交活動的部份。我相信，我們政府當局假使能充份利用我國佛教徒對東南亞佛教國家國民聯繫，溝通東南亞佛教文化的交流，甚至世界各地佛教聯繫，其將有助於我國外交政策上運用及國際間友誼，必能發揮廣大的效用。

文苑

蔣總統七秩華誕

潘希清

恭頌無疆壽。綿延國運昌。齊歌天保句。晉獻萬年觴。再造中興業。爭輝日月光。枕戈頻待旦。歡舞泰成行。

爲佛子當尊重正法

心 悟

正法的意義

正法，是佛教的中心；整個佛教，不出佛、法、僧三寶之範圍。但佛所以爲佛，是由於悟證並實現於法之故；而僧所以成其爲僧，亦由於追求悟證和實現此法之故。若離於法，即不能成佛，更不能有僧；法爲佛僧的所依，佛是實現此法而宣傳此法者，僧是宣傳此法而求實現此法者，佛僧皆依於法，故法成爲佛教的中心。

但法是什麼意義呢？依古來的論師所釋有二義：一爲住持自性，二爲軌生他解。前者是表示法的自身的意義，即謂此法能恒久保持其自身的特性，不爲時空所限制所變異；後者是表示此不變性普遍性之法可由主觀的考察而得正確的認識的。具體些說，法，即是宇宙的規律和道德的規律。但此所說的宇宙的規律和道德的規律，與其他宗教所說的不同，其他宗教雖然也承認宇宙和道德有其規律，但它以爲這種規律是出於萬能之神的，佛教則否認它，而以宇宙的規律爲宇宙本身所具有的，道德的規律亦爲道德本身所具有的。這是佛教異於其他宗教的特色。同時佛教的所謂宇宙的規律和道德的規律，其內容與其對於人生之意義，亦與其他宗教大爲不同，這是我們應該牢記不忘的。

正法的内容

法的意義已略如上說，而法之內容究爲何如呢？法之內容可分爲兩類，其一爲現實世界的規律，其次爲理想世界的規律。但此所謂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乃是就我們人之立場而分的，所謂現實世界，即指吾人今日已有的身心正報和器界依報而言，所謂理想世界，即指吾人今日所追求實現而尚未實現的解脫境界而言。

吾人今日所有的身心和所處的世界，是缺陷而不美滿的，此究爲何因呢？是神所使的嗎？不是

！是偶然的嗎？不是！是有其生起和存在之必然的規律而使然的。此規律即所謂現實世界的規律，吾人今日所追求的解脫的理想世界，此理想的世界究須如何方能使其實現呢？是否可由禪神而實現呢？不是！是要依此理想世界實現之必然的規律方可獲致的，此規律即所謂理想世界的規律。

現實世界的規律究竟是什麼呢？此即因緣。佛說：「諸法皆由因緣而生」。因緣是條件和關係的意義，「諸法皆由因緣而生」，即是說明諸法的生起，是賴於衆多條件的和合，並彼此相涉的關係而生起的，離開了衆多的條件和彼此的關係，即不能生起。諸法的生起和存在的同時，不但生的如此，而滅亦復如此，何以知然？佛說「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世間滅」。馬騰比丘對未入佛教前的舍利說：「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由此可見諸法生滅皆由因緣。

但因緣有二種：一爲內因緣，一爲外因緣，前者爲人生的因緣，後者爲世界的因緣。世界因緣易明，人生因緣難了。以桃核爲因，加上水土陽光空氣等緣，而有桃樹生；以米爲因，加上水人工等緣而有飯生，此因緣豈不易明？至於人生的因緣，不是這樣簡單，而佛教所重的亦爲人生的因緣。因爲佛教的目的是要使衆生離於生死的痛苦，然要達此目的，不能不揭示出人生的真相，而使人知道人生所以不能無死，而人生又所以有生之原因。今欲說明此義，而引佛言於左：

「比丘！昔我未成正覺而爲菩薩時，於我而起是念：『此世間實爲憂苦所拘束，生老滅而又再生，且尙未知離脫此老死之苦，云何得知此老死之苦之離脫耶？是時於我而起是念：夫依何而有老死？以何緣而有老死耶？』

是時依於正思念故，於我而起智慧正解：依於

有生，而有老死，以生爲緣，而有老死。

是時於我而起是念：依何而有生？有有？有愛？有受？有觸？有六入？有名色？乃至以何爲緣，而有名色耶？

是時依於正思念故，於我生智慧正解：實由於有識，而有名色，以識爲緣，而有名色。

是時於我而起是念，依何而有識？以何爲緣而有識耶？

是時依於正思念故，於我生智慧正解：實依於有名色而有識，以名色爲緣而有識。

是時於我而起是念，此識者，以之爲可歸還之物，起於名色而不進，僅依於此，（衆生）而得老死再生。即以名色爲緣而有識，以識爲緣，而有名色，以色爲緣而有六入，以六入爲緣，而有觸等……如是，即爲純苦蘊之集。

大哉此集，大哉此集，如是，於我未嘗聞法，而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生。」（引自中譯本佛教原始思想論）

這就是佛陀觀察人生由因緣而生起的過程，這種生起的過程就人生是普遍性而又永久性的規律。此規律與佛出世不出世無關，它是常在遍在的，佛只是以其真實的智慧而發現之罷了。但上面所引的由老死而返觀到名色及識僅有十支，而在佛處則在識之後更加上「行」與「無明」爲十二支，這即有名色的十二因緣說。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這便是現實世界的規律。知道了現實世界生起發展的規律之後，便可控制現實世界而予以發展，現實世界有徹底發展，則理想的世界即可實現了。然而，發展現實世界而實現理想世界的方法及其過程究竟怎樣呢？其方法即爲「八正道」，所謂八正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此八正道修得成功時，則現實世界即可發展了，其發展之過程，即所謂：

知道了現實世界生起發展的規律之後，便可控制現實世界而予以發展，現實世界有徹底發展，則理想的世界即可實現了。然而，發展現實世界而實現理想世界的方法及其過程究竟怎樣呢？其方法即爲「八正道」，所謂八正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此八正道修得成功時，則現實世界即可發展了，其發展之過程，即所謂：

「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此理實世界徹底覺醒，理想的解脫世界即全部實現。如上所說，即為理想世界的規律。

三藏十二部的教法，浩如煙海，但所發揮的無非是此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的二規律。此規律為理法，是所詮，三藏十二部為教法，是能詮。此二者是不相離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後者要以前者為所依，前者要以後者為能顯，故尊法者是統此教法理法而並尊的。

正法獲得之貨價

凡是一種真理的獲得，沒有不需要一番辛勞的貨價的，科學家發見一種自然的定律，不知道要絞多少腦汁；哲學家創立一種學說，不知道要驅幾多心血，關於這，我們打開中西許多科學家和哲學家的傳記即可明瞭的。科學哲學是言思可及的世間學問，尚需如此，更何況超言思的佛法真理？佛法真理是甚深甚深，難通達最難通達的，要獲得此種真理，當然更需莫大的貨價，這是無可疑議的。

佛陀從最初發心修行，真至最後悟證真理（正法）而成佛，中間是經過了三代阿僧祇劫的長遠時間，並犧牲了無數的生命的，所以我們可以說，佛法是佛陀以長遠的時間和無數的生命為貨價而換來的，我們想到這裡，真覺佛恩難報！佛法可貴！關於這點，下面且說二件事實為證。

佛陀在未成佛前，有一生做一個仙人，名字叫最勝。他在山林中住，對人常行慈心。但他後來覺得：但有慈心是不足救濟眾生的，必須求得真理，才能滅除眾生的煩惱，而生起他的正見。於是便下山到一城邑中去，訪求有道的賢者，當時有天魔變做一個人，來到他的面前對他說：我記得一首佛說的偈語，你現在如能剝皮為紙，刺血為墨，析骨為筆來記錄的話，我就說給你聽。他聽了這話，

認為以幻化必滅的身軀，來換取光明不滅的真理，使後世眾生皆能依此而得解脫，是非常值得的，於是就奉命照辦了。

又有一生，佛作婆羅門在雪山中修行，當時世界無佛，亦無佛法。有一天天帝釋化作一羅刹，形狀甚為可怖，來到他的跟前，口中唱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他聽到了，知道此偈是三世諸佛的常法，非常歡喜！但羅刹僅說半偈，餘下的半偈還沒說出，於是他即請求將未說的半偈再說出來。但羅刹要他以自身的血肉為交換的條件，而他為渴求正法故，毅然答應了，羅刹於是才將未說的半偈說出：「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還有一生，佛為一個貧人，有一天在他的好友的家中，聽說有佛在宣說大涅槃經，心中大為欣快！欲想去供養佛，可是家徒四壁，兩袖清風，如何供養？於是便想賣身為役，將所得的錢拿來供養佛，但結果賣不出去。正在失望之際，路逢一人，他就近前對那人說：「我要賣身，你要不要買？」那人說：「在我家作傭，是很苦的，差不多的人都吃不消，現在我身體有惡病醫生說應當『日服人肉三兩』，你如能每日割身肉三兩給我吃，我就拿錢買你」。他聽了很歡喜！但說：「你須寬我七天，等我事情做好就來」。於是他就拿了賣身的錢去到佛那裡奉獻給佛，誠身聽佛講經，因他愚笨，僅能領受一偈：「如來證涅槃，永斷於生死，若有至心聽，常得無量樂」。領受後，就到那個病人家去，天天割肉給他吃，這為的什麼？就是為的求佛的正法。

佛無量生中為求正法，所費的貨價均是如此。就在成佛的這一生，為求獲得真理，也是做了許多人所不能做的事，如拋棄尊貴的王位，捨棄欲樂的享受，經過六年的苦行……等，所以佛陀對於正法的獲得，是費了莫大的貨價的。

正法的價值

正法的獲得既是這樣的不容易，那末獲得之後

究竟有什麼價值呢？正法的價值實是不可思議的簡單的說，正法能令眾生出離生死的大海，正法能令眾生斷除煩惱的穢濁，正法能療治眾生無量的心病；正法能令眾生永離惡趣的痛苦，正法能令眾生獲得人天的福樂，正法能令眾生成阿羅漢，辟支佛，正法能令眾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無上佛果。正法的價值，於此可見。茲再具說於下。

佛是九界獨尊的大聖，具有無量智慧與功德，但佛由何而成佛？由何而有如此的智慧與功德？這我們可肯定說一句：皆由於法。涅槃經說：「法是佛母，佛從法生」，般若心經說：「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金剛般若經說：「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即法）出」，由此可知，佛由法成。

聲聞由聞佛的四諦（法）聲教而證真，緣覺由受佛的十二因緣教（法）而成果，所謂「從佛口生，從法化生」是。由此可見聲聞緣覺皆由法成。這說的是依法精修所成的聖益，以下再就人及異類聞法離惡獲善的利益方面說一說。

以前有一個比丘很精進，常常誦讀般若經，一天，有一個七歲的牧羊的小孩子，在很遠的地方聽見了他的誦經的聲音，就順着經聲的來處走去，到了比丘的精舍就舉身下拜，恭聽經言。此時比丘剛念到說色空之義的地方，小孩聽了就開始了，便提出問題來問比丘，比丘不能答，小孩反為解說，比丘歡喜希有，後小孩牧羊到山上，為老虎所害，轉生到一位長者家中，他母親懷孕他時，竟能口說般若經的義理，從早至晚也不覺得疲倦。他出生的時候，便能叉手宣說經義，長大之後，為人師表，化衆無量，最後自成大道（出度無極經）。

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在林間誦經，音聲清美那時有一隻鳥兒聽到這種清美的法音，心生敬愛，便棲在樹上靜聽。後來這隻鳥被獵者射死，因聽法的善緣，便轉生到忉利天為天人，面貌端正，光采煥發，並能知道自己所以得生天上的原因，遂提天花下供比丘，比丘再為說法，便得須陀洹果。（出賢

後跪下來，合起掌來，這是請法的禮貌。行過禮以後，再請教於佛，再向佛請問。至於怎樣請教，怎樣的請問，問的什麼，留待下星期一再講。

各位聽衆！今天的佛學節目，是經論講解，仍由南亭法師宣講大寶積妙慧童女經，下面是南亭法師的話，由本臺代爲播出，請各位收聽！

各位聽衆！大寶積妙慧童女經，上星期一，已經講到第二當機問法分。妙慧童女來到，釋迦牟尼佛的座下，行過了應行的禮貌，會向釋迦牟尼佛說出四句偈語來，那四句偈語是「無上正覺，爲世大明燈，菩薩之所行，唯願聽我問。」我們要和他一個老輩說話，應當先稱呼他一聲，其次還要對他讚揚，而後才能提出問題來，請他指教。譬如我們佛教的規矩，徒弟要向師傅問話，必先稱一聲師傅！你老人家慈悲！弟子有個問題，請你老人家指教！先行了這個問話的程序，而後對妙慧童女這四句話，就容易明白了。他那四句話當中，第一句，無上正覺，就是含有稱讚意義的一個稱呼，等於喊一聲世尊呀！或者是佛呀！第二句，爲世大明燈，這純粹是讚揚的詞句，世俗話，就是恭維他老人家的話。第三句，菩薩之所行，是妙慧童女提出來的問題。第四句，唯願聽我問，是請求釋迦牟尼佛允許答復他的問題。現在爲求意義的順便，先從第二句講起：第二句是爲世大明燈，燈有光明，先從明能破黑暗，明燈和黑暗，都是借用的譬喻。那末！黑暗是什麼呢？說起來可嚇人，這整個的世界，就是一個最大的黑暗。國際間，大國侵略小國，這是國際間的黑暗。強大的民族奴役弱小的民族，這是民族間的黑暗。官吏的貪贓枉法，舞文弄墨，或者不能盡他所應盡的責任，這是官廳的黑暗。商人的囤積居奇，投機取巧，走漏關稅，隨便漲價，這是商界的黑暗。夫妻間的互相遺棄，父母的虐待兒女，兒媳的不能孝養父母，夫妻間的爭吵，兄弟姊妹的不和，這是家庭間的黑暗。至於社會上的盜竊，仇殺，奸殺，彼此間的互相欺騙，互相欺詐，互相利用，可算是到處充滿了黑暗。每個人的自身，因有了貪瞋癡愛，所以就難免有喜怒哀樂，一切的行動，往往都自以爲我爲出發點，於我有利的就歡喜他，於我有害的就仇視他，這是個人間的黑暗。

由國際到個人，可算是沒有一處不是黑暗。明燈是什麼呢？明燈比喻的是智慧，明燈能照破黑暗的黑暗；智慧能照破人間的黑暗。那末！什麼人能智慧？智慧呢？這就講到第一句了。唯有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是無上正覺，這末了一個覺字就是智慧，他這智慧是再沒有任何人超過他之上的，也沒有有人可以和他相等的，而且他所覺悟的是世間的實事實理，世間上的事理，本來是如此，他就還他個如此，他是發明而不是創造，如果他自己以爲是創造者，那就是邪而不是正。所以綜合起來說：釋迦牟尼佛是無上正覺。然而釋迦牟尼佛究竟覺悟了個什麼呢？這如果要詳細的話，那非把六七千卷大小乘經，一齊搬來讀給大家聽不可，因爲小乘經裏邊的道理，都是釋迦牟尼佛所覺悟的。現在只能說說概要：第一，我們對於眼前的天地是無法理解的。中國古書上說：盤古氏開闢天地，他說太空中原來是一股氣，好像雞蛋一樣，是一個混沌的東西，起了分化作用以後，就清輕者上浮而爲天；重濁者下沉而爲地，如果要問那股氣，什麼時候，從那兒來的，誰也回答不出，這是一種幻想。在印度的外道中梵天派，他們以爲宇宙人生，都是梵天主的創造，日月的運行，山高與水低：人生的男女性別，或貧富貴賤，都是梵天主的安排。釋迦牟尼佛所覺悟到的可不是這樣。依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是：太虛空中的世界，如像我們這腳下的地球，多得不可以數計，佛經上常以恒河沙數來做譬喻，這些世界從無量的劫數以來，法爾如然的存在着，而且隨着各個世界的劫數，有染淨苦樂的不同。華嚴經，華藏世界品上說：「有剎土成，其體甚堅硬；黑暗無光，惡業者所居。有剎土成，利字，就是地球的代名詞。這些世界，有剎土成，或金剛等物所成，當然也會有崩壞的時候，所以太虛空中無量世界，皆有成住壞空的四個階段，無量無數的世界，成而復壞，壞而復成；或者如此成彼壞，彼壞此成，成而復壞，壞而復成，宛然如空中的一樣，亂起亂滅。所以我們腳下的地球，也不止我們這一個，這是經過科學家證明過的。

至於人生，這世界上是以人類爲中心的，所以說人爲萬物之靈，但是人類生從什麼地方來，死了又向什麼地方去，是不是祇是一個肉體，有沒有精神的在，精神與肉體，是一個還是兩個這些問題雖然經過古今中外的哲學家，各種不同的研究，但始終沒有得到精確的結論。這在佛學上有兩句很熟習的話，就是：一切衆生，莫不有心；凡有心者，皆當作佛。心這樣東西，還是長久的，抑是暫時的；他的體積是大是小，他的性質，是善是惡，這些問題也會經古今中外的學者研究過，也沒有得到圓滿的解答，而且他們把心，祇局限於人類，忽略了牠的普遍性。我們從釋迦牟尼佛的教法中可以知道，心的存在，是無始相續的。他的本身既不是善，也不是惡。然而他可以善可以惡。他的本身不因肉體的死亡而歸於消滅，他的作用却要藉着肉體而顯發。肉體的升沉苦樂，也都是心在做着主宰，所以心起了惡念，發揮出來的作用，就是殺盜淫妄；心起了善念，發揮出來的作用，就是仁愛慈濟。由於惡的積累，可以使我們轉生而爲畜生；由於善的積累，可以使我們轉生而爲富貴，或上升天道。所以說一切衆生，莫不有心。而心與肉體永遠互爲因果，就是世界的成壞染淨，也無一不基於心理。心理與物質的關係，是相互爲用，物質爲助緣，緣和合說明了道人生和世界。我們把握住這個理論，把他少分來運用，可以幻現出和樂的家庭，和清平的世界。如果把充分的運用，可以轉變現前的心理，成爲大智慧光明，得到究竟的自由與解脫，也就是成佛。所以說凡有心者，皆當作佛，縱然是蚊蟲蟻，也不能例外。釋迦牟尼佛，能以他的智慧，把我們從黑暗的苦海之中，引向自由解脫的成佛大道，所以妙慧童女讚歎他「爲世大明燈。」第三句菩薩之所行，是童女所提出來的問題的總綱，菩薩就是充分運用佛法而修行的人，之所行，就是菩薩應做的些什麼事，我們要跟着菩薩學習，做菩薩所應做的事，以求證得佛果。第四句唯願聽我問，這就是要求釋迦牟尼佛允許他的請問，而予他以滿意的解答。至於妙慧童女，問些什麼，留待下星期一再講。

為什麼念佛？(續一) 成一

(三) 破除迷信，改良風俗。

迷信的反面是正信或理信，迷信的形成，是因為對真正的道理沒有了解所致，這種所說的真正的道理，是指宇宙人生的絕對真理而言，要了解這宇宙人生的絕對真理，非具有高度的智慧不可！在人類知識低劣的時候，對於宇宙人生真理無法探其奧秘，因此對於那些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認為是有一個有大勢力的神主宰其事，於是神權思想從此開始，浸假而成為迷信風俗。佛陀是一位對宇宙人生真理有著徹底究竟而圓滿覺悟的大覺者，他底遺教是提示人間正覺之道的，他正確地判定人類乃至一切眾生所有的或苦或樂的一切遭遇，都是由於眾生的別業或共業之所招感，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別人固然代替不得，也不是任何別人所能主宰，佛把一般人認為萬能的神，歸攝在鬼趣之中，神祇不過是鬼趣中之有德有財者而已，他怎麼會有主宰的能力呢！這些真理的揭示，是佛陀從無上智慧的正覺海中流露出來的，雖千佛出世，也無擬議的餘地！我們既然發心學佛，當然要以學習佛陀的智慧，習學佛陀所揭示的絕對真理為前提！佛陀既然用因果定律肯定了人類眾生的苦樂遭遇為宿世業力之所招感，我們又何必要去事神鬼呢？祇要我們能依從佛陀的偉大指示努力進修——不但在消極方面要做到「諸惡莫作」，還要在積極方面做到「衆善奉行」，假如大家能够這樣做，那麼化五濁娑婆而成莊嚴佛土，也是易如反掌（佛陀在法華會上曾三變娑婆為淨土）的事。各位蓮友！迷信風俗的形成，既是由于缺乏正覺的智慧，我們趕快用念佛法門來澄清我們的心水，從聽聞佛法或研究佛經來發展我們的智慧，大家能由佛法的指示對宇宙人生的絕對真理都有一個正確的體悟，那麼迷信的事情不待破除，而自然破除不良的風俗也就自然改良了！

(四) 減少仇恨，敦睦家邦。

構成仇恨的因素有多種，但主要的祇是一個瞋字，瞋患心重的人，最容易動肝火，發脾氣，對不如意的事或人，一點都不能容忍，非壓倒對方，佔着上風不可，假如甲乙兩方都爭着同樣的個性，那麼仇恨就從此結下來了。一旦仇人相遇，非打即鬥，其後果誠不堪想像，這是由瞋患心為主導演出來仇恨悲劇。人與人之間是如此，家與家之間，國與國之間也同樣地是如此，假如一家的家長，瞋患心重，對隣舍鄰里，不能和平相處，凡事爭勝爭強，其結果不是互相毆打，伺機尋仇，就是上法院打官司，往往弄得家破人亡；至於國與國之間那是極其容易發生仇恨事件的，因為種族的歧視，利益的衝突，市場的爭取，領土的擴展等不得其平的問題，隨時隨地都能發生，假如當國者的政治修養，道德觀念不夠的話，甚或是廣武主義者，侵略主義者執政，那麼國際間的糾紛，幾乎是層出不窮，永無寧日的，一旦積不相能，戰爭爆發，人力物力，消耗不貲，國破家亡，流離失所，人類悲劇，沒有比戰爭更殘酷更痛苦的！例如過去日本軍閥們的一心要做大陸夢；希特勒，墨索里尼兩個殺人的魔王的妄想分霸歐洲，以致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人類空前未有的大悲劇，日德意固然是因為發動戰爭而弄到民窮財盡的地步，我們中國則因對日抗戰致使共匪乘機坐大，終至使整個大陸淪入鐵幕，使黃帝子孫受帝俄的奴役，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今天國際共產匪徒在人類公敵——俄寇鐵鞭指揮之下，還在做着所謂世界革命的迷夢，將來他們定然要瘋狂地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那個戰爭帶給人類的痛苦和災害，其慘象更是不忍想像的！這就是政治野心家的一念瞋患心所貽給人類慘痛災禍！由於仇恨心的作祟，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和，人間將

從此失去溫暖；因為仇恨心時作祟，形成家與家之間的衝突，社會將從此趨於不安；因為仇恨心的作祟，促使國與國之間發生紛擾，世界將從此益形多事；人類終有一天會被這仇恨心理所毀滅，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回事啊！我們要挽救這人類世界因仇恨心理所形成的恐怖危機，祇有從心理改造方面着手才能有效，因為前面說過，形成仇恨的主因是瞋患心，我們要消滅這因仇恨所造成的恐怖危機，當然以能把做為仇恨主因的瞋患心改變為慈悲心為最徹底了。不過，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要把凡夫的瞋患心改變為佛菩薩的慈悲心，非從誠心念佛做起不可，因為我們能誠心憶念佛陀的聖號，觀想佛陀的慈悲，自己的心才能仗佛陀的慈悲願力慢慢改變過來，能把此心念得跟佛陀一樣，那麼化瞋患為慈悲之理想始能實現，人人都能化瞋患為慈悲，則人與人之間，家國與家國之間，呈現着一股祥和之氣，永遠再不會有傷害和殘殺的行為發生，這不就是誠心念佛可以減少仇恨，敦睦家邦嗎？

(五) 蒙佛護念，消弭災難

所謂災難，是指我們人類一生當中所有的痛苦遭遇而言，我們有些什麼痛苦遭遇呢？這可以從自然界，社會環境及身心缺陷及生非其時其地等各方而分別的加以說明：先說自然界給我們的災難吧，例如淫雨連綿，山洪爆發所形成的水災；久旱不雨，禾苗枯槁的旱災；歲歉年荒，餓殍載道的饑饉之災，威力兇猛，拔樹連屋的颱風，雷暴，龍捲風等；玉石俱焚的大火；無法防禦的地震，乃至山崩海嘯等災害；再說社會環境給我們災害，由於大家不知注重衛生，致使疫癘流行，這是瘟疫之災；由於鄉里不能和睦相處，意氣用事，輕則發生爭吵鬭毆，重則進法院打官司，這是訟訟之災；國族失和，爭城奪地，因而造成刀兵戰爭之災；穿窬偷竊持械搶掠，這是盜賊的災難啊；怎樣叫做身心缺陷及其非生時其地難呢？這是約不能聽聞佛法，無法了

說生死而說的。例如耳聾、眼瞎、失音者、啞吧等殘廢之人，由於感官失靈，根本沒有研求佛法的機會，永遠不能跳出苦海；假如不幸墮落到地獄，餓鬼、畜生等三惡道裡去，那末地獄眾生因熱惱特甚，餓鬼道中因饑火中燒，畜生趣裡因愚痴冥頑，皆無法接近佛法，也是永遠不易獲得解脫的；還有生在佛未出世以前，或者佛已滅度以後的人們，因為沒有機會聽聞佛法，所以也很難得到出苦的希望，環境苦了固然不易入道，環境太好了也不容易學佛，佛經上說生在長壽天及北俱盧洲的人們，因為福報深厚，享受快樂都來不及，所以也無法與佛結緣，但是他們把福享盡了還是要墮落的，所以也是難處；另外一種人因為世間學識研究有得，有著先入為主的執見，不肯接受佛法的開導，這叫做世智辯聰難。上面所說的這些災難，如照佛經上的分配方法來把它加以分類的話，那末水火風稱為三大災；刀兵疫癘飢饉稱為三小災；盲聾瘡癰，三惡道，佛前，佛後，長壽天，北俱盧洲，世智辯聰等則稱為八難。不過水火風的三大災不是指的一般的水火風災，而是說的當這世界到劫壞時的火燒劫，水淹劫，二禪。風劫三禪毀滅性能最大的災害而說的。他如仁王護國般若經以日月失度，星宿失度，災火，雨水，惡風，亢陽，惡賊等七事為七難；藥師經則以人民疾疫，他國侵逼，自界叛逆，星宿變怪，日月薄蝕，非時風雨，過時不雨等七事為災難；法華經普門品說觀世音菩薩之大威神力能救眾生諸難；如火、水、羅刹、王、鬼、枷鎖、怨賊等，也是七種災難；總之，無論三災也好，七難也好，八難八難都好，它們都是逼惱我們身心，也是我們一生當中所隨時隨地都容易遭遇到痛苦！我們的一生祇不過數十寒暑的光陰，而所遭遇到的災難痛苦，竟有如之多，這個世界實在太不值得留戀了。佛陀所以說這三界有如火宅，祖師們則說這世間同苦海，阿羅漢則說此娑婆世界為牢獄而祈求趕快出離！這都是見道者的看法，並非故作駭人聽聞的說法。那末我們有沒有辦法來免除這些痛苦的災難呢？有！

當然會有！不但有，而且這個辦法還是最徹底究竟而可靠的呢！這個辦法就是誠心念佛！為什麼誠心念佛就能免除這些災難呢？佛陀的遺教告訴我們說：「衆生的苦業遭遇，皆由其宿世的善惡業因之所招感。」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世間的痛苦災難雖多，但是皆由我們的宿業所感，假使欲求消弭災難，當然要從消除宿業着手。所有的宿業又皆是由於此心不覺而起，所以欲求消除宿業，應當以覺悟此心為第一要著，而念佛一法，實乃覺悟此心的不二法門！因為唯有念佛才能使此心由迷轉覺，與佛心相應；同時唯有誠心念佛才能蒙受佛陀的慈悲護念，使宿業消除，災難消滅！所以說誠心念佛，可以蒙佛護念消弭災難。

(六) 往生極樂，圓成佛果。

極樂就是西方極樂世界。佛果就是三世諸佛所親證的菩提涅槃圓滿覺位。我們念佛學佛的最高目的，就是要求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跟隨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二大菩薩勤修學，以期及早圓成佛果。但是怎樣才能往生西方乃至圓成佛果呢？這兩個問題當中，困難的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比較容易，大家對我這樣的說法，一定要感到懷疑，但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根據經意說的，不，根據佛陀的意思作如是說的，佛陀在阿彌陀經上告訴我們淨土行者要以念佛念到「一心不亂」為正行；廣修「普觀功德緣」為助行，具足了這正助二行，才有往生極樂的希望。（大意如此）可是祇要能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了，成佛是不會有問題的，因為佛陀在阿彌陀經上也曾告訴我們：極樂世界上自佛陀下至人民，壽命都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並且衆生一生到極樂世界，都能得到不退轉的地位，還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衆生皆已得到候補佛果的地位。（大意如此）照這樣看起來，豈不是在往生難而成佛易麼？其實這其中的道理說起來也很簡單，因為凡事都是開頭難，學佛念佛當然也不會例外。現在我們來發心學佛念佛，希求成佛，其偉大而高邁的志趣，是值得嘉許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自己還是一個煩惱重重的薄地凡夫，以一個滿身污穢的凡夫，要想進入清淨快樂的佛家，當然是要具備種種條件才行，現在佛陀為我們特別開示的這個淨土法門，要算是條件最簡單最少的一個法門了。如剛才所說的往生西方的正行和助行這兩種條件，看上去好像很難，其實做起來也很容易，先說一心不亂的正行吧，這是佛陀指示我們祛除煩惱，澄清心水的根本法門，要把這個法門修行成功，祇有抱定一句彌陀聖號，不分陰晴朝暮，行住坐臥的念下去，一直念到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心佛融成一體的時候，自然達到煩惱淨盡，心水澄清的一心不亂的光明境界了，能這樣，往生西方的正行也就算是修成功了。至於廣修普觀功德緣的助行哩，那比正行更容易修行，例如自己能够信仰三寶，恭敬三寶，並且能多參加誦經念佛法會，誠心念佛聽經，或勸他人參加誦經念佛；自己有力盡量請法師誦經或勸他人請法師誦經自己發心印經流通，或勸他人印經流通，隨時隨地地持佛法正理緣給人聽，這些都是培植善根的功德多施寒衣，夏天施茶水，災荒時施飯食，救濟人急，濟人之危，修補路，修補塔寺以及經像法物，供佛齋僧，孝順父母，敬奉尊賢，幫助別人成家成就人家修道，以清淨心和施不望報的心來做一切修善積德的事情，同時對如來戒律，守持不犯，常修八正道，十善業等法門，能這樣做得多，做得常，那就是往生的助行成就了。正助二行修行成功，往生西方的條件具備了，臨命終時，決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無疑。既已能够往生，那麼在那環境優美，衣食自然的極樂國中，在那無限長久的壽命中，上能親承阿彌陀佛的親切開示，以及觀音，勢至二大菩薩的諄諄教誨，下能與許多候補佛果的諸上善人共相切磋，他如鳥鳴風動都是演說佛法之音，在這樣的境界中修學佛法，修學一年要比在娑婆世界修學一生的進步還要多，對於圓成佛果的菩提涅槃，簡直可以刻期取得，還會有問題嗎？不過這往生極樂，以至圓成佛果的學佛最高目的能够達到，還是靠誠心念佛為基本的工夫，所以說誠心念佛可以往生極樂，圓成佛果！

曠古奇聞的和尙勞軍

梅隱君

——煮雲法師軍校勞軍記——

一連幾天的豪雨，夾雜着逼人的颶風，我們的心裡都憂鬱着「中秋望明月」的鄉土興趣將為無情的風雨摧殘，說幾句良心話，在明月將圓之夜我直到了夜深這轉輾反側，恍恍惚惚，正當好夢方酣，如晨鐘般的起床就激盪地響了，伸頭一看，哦！碧空萬里，玫瑰般的旭日正以勝利的姿態，向大地輕盈微笑。

秋節的那天晚上，我們隨軍官校雄偉巍峨的司令臺下，一片黑壓壓的人群，如同長白山裡濃密的喬木，麥克風中廣播小姐一聲「晚會開始」，千萬隻眼睛像千萬具鎂光燈，把鏡頭對準司令臺的中央，「嘩」的一下，幕啓了，奇怪！一位光着腦袋慈祥和藹的和尙出現了？大家心裡都罩上了一團疑雲？

我們的主任張少將以興奮的口吻，指着那位和尚說：

「這位是鳳山佛教蓮社的煮雲法師，此次率領着規模龐大逾八十人之衆的勞軍團來本校勞軍，出家人不忘愛國敬軍，真是難得，難得！」臺下一片掌聲，我們才知道原來和尚是勞軍的，繼而和尚向麥克風走近了一步，他以極度誠摯的熱情向我們千萬個翹首引頸的革命伙伴說：

「各位親愛的長官，戰士們：我是佛教徒，我們勞軍團的組織是由高雄佛聯會與佛教蓮社所組成的，剛才承蒙你們的長官給我介紹，我感到無上的榮幸，因為我們的佛教徒在這個月白風清的晚上來對陸軍官校的全體將士聊表敬仰之意，真是光榮之至。」至這時瘋狂的掌聲淹沒了和尚的慈祥之音，待掌聲稍定，和尚又以沉痛憤懣的音調說：「爲了爭取自由的信仰，爲了保存中華民族的道德文化，反抗共產黨迫害宗教，殘殺僧民，因此，佛教徒義無反顧地肩起了反共抗抗的沉重使命和責任！」

和尚也革命？和尚也知道要反共抗抗嗎？」

和尚愛國達於沸點的精神，真可算是史無前例啊！我們這一群佩着「陸軍官校」學生「領章」的大孩子們有的在驚奇！有的在讚嘆，有的在揉擦着發紅映紫的手掌，因爲在不知所以的激動下鼓掌鼓得使出了渾身氣力而發疼了。繼而那可愛的和尚又引證 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第三課中的訓示：「佛教是救世之仁」；以及 總統在民生主義教育兩篇的補述：「收拾破碎的心理，養成完整的人格，科學是無能爲力的。共匪要瓦解我們的社會，滅亡我們的國家，首先要摧殘我們的宗教，箝制我們的信仰自由，殊不知一個人沒有信仰，就失去了人生的歸宿，一個社會沒有宗教，就失去了精神的安定力……」

當時我們幾個同學在唧唧私議着：「這個和尚可真了不得！對 國父遺教和 總統訓詞背得滾瓜爛熟，難怪他愛國的熱情如此奔放了。」

接着高雄縣縣長夫人致詞，語重心長，耐人尋味，張麗範小姐儀態萬方，她的聲浪音符，如同大理石上滾動的銅鈴，彈彈麥克風，輕盈的一鞠躬，她說：

「……我們要有地藏菩薩的精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也是說，我們要解救大陸水深火熱中人間地獄裡的同胞，同胞未救，誓不偏安……」張小姐的話是鋼，是鐵，是救國的力量，是復國的勝利保證，司令臺在她的聲浪顯增光輝，在雷鳴的掌聲中跳動。

誠正中學，高二學生吳覺毅是四五年春間高雄音樂競賽中的男高音冠軍，他以雄壯的充沛活力獨唱「菩薩精神」，聲震霄漢，氣塞六合！吳來和的男高音「祈求」亦動人異常；佛教幼稚園的十六位

小朋友（男女各半），像一群奇異花園裡天真的金絲雀兒，他（她）們的一嘴一動都逗人發開大嘴，接連跳了三支舞蹈：「巴黎舞」，「海軍舞」，「好寶寶舞」，一支比一支精彩；女高音葉桂英獨唱「碧血黃花」激昂慷慨，如千軍萬馬，如瀑布湧流；女低音楊春蓮的「明天」發人猛醒，啓迪着人生真理的燦爛生命之光。

此時皓月當空，銀河像一條晶瑩的白練，繁星萬點，惠風貼人，戎馬倥傯的征程遊子們，眼望着壯麗的敬軍崇高精神，耳聽着這愛國的鏗鏘之音，不禁無限感慨，身爲革命救國的我們這一群，不能好好地吧大陸錦繡萬里山河確保，反而今天到來麻煩和尚，真是慚愧得無地自容，誠如閉幕時那位可愛的煮雲和尚說：

「……和尚出家並沒有出國，和尚與諸位將士有一般愛國的熱忱，今後決竭盡心力，來爲勞苦功高可敬可愛的將士們效勞，服勞……」張少將伸出熱情的手望着和尚，臺下千萬隻似銅鈴的眼睛盯着和尚，和尚在這種偉大的感人場面之下，向我們揮手說：

「明年我們在南京的凱旋門再見。」

茲承

一、董事 周王青連助壹百元，黃王圓通，周本澤，時本嚴，候本智，李觀靈，陳宜君，各捐五拾元，張觀怡，蔡觀依各助二十五元。

二、讀者 李本慈、劉蘇琴各助壹百元，倪本湛助壹百元，謝鳴皋助壹百元特此謝鳴。

回頭是岸

月基

夏典獄長 秦課員 諸位難友：
三日前，蒙夏典獄長的盛情，特派秦課員到朱殿乞居士店裡，轉約本人今天來這裡和大家作一次香火因緣的談話，內心甚感愉快！

諸位難友，最初都因一念之差，纔造成現在不良的後果，嚴格地說起來，並不能完全怪你們，教育家與宗教家，也要擔負一部份責任。因為過去教育沒有能够普及，水準沒有能够提高，各個宗教家，也沒有能够盡到移風易俗和感化人心的責任；所以你們今天纔身陷縲紲，而失去大自然地活動了。諸位難友要知道：犯罪行為，不僅要受國家法律制裁，同時，也難逃因果的定律，無論經過若干時日，決會遭受如影隨形的報應，因此佛經上再三強調，叫我們注意起心動念，千萬不可隨便造業！所謂：「縱經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就是這個道理呵！你們也不必後悔以往，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只要改過修善，回頭是岸，不但父母兄弟親戚朋友歡喜你們，就是十方諸佛菩薩，亦感到莫大的欣慰！記得古德說過這樣的話：「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又說：「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儒家亦有：「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過能改，善莫大焉」。能够勇於改過的人，都是些英雄豪傑，頂天

立地的好漢。問題只要你們洗心革面，好好地懺悔，重新做人，沒有那一個不原諒的！

諸位難友：我用極虔誠的心情，告訴你們兩句話：「得人生如爪上泥，失人生如大地」。只要你們不是白癡，一定可以仔細領略人生不易得到，簡直比中愛國獎券頭彩尤難！如果根據六道中修行難易的進程比較，人道更是不可以思議的階梯。只要讀過幾天佛經的人，誰都知道：天上的群眾，終日貪圖享樂，不思修善。修羅本性多瞋，易鬧情緒，破壞善法。地獄罪重，等於醉漢似的，已經迷失本性，那裡還談到修行哩！畜生愚痴，淪於魯莽，動輒奔馳，無法控制修善的心靈。餓鬼多貪，飢火恒燒，豈有正念問道？惟有我們這個人道，苦樂參半，善惡分明，並且能够多聞聖賢之道，增加抉擇是非之力，最易修行而進；所以說：人道確係升沉的總樞紐，對於有情世間和機器世間的文化道德，都能够一一地接受，分別加以思考選擇，其他五道，即無此種能力了。

在工作閑暇的時候，請你們多多的默念：「南無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倘若誠心加持，一定感到不可思議的效果，我更可以保證你們，在不久的將來身心得到解脫。我記得普門品上載有：「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這四句話，真可以代表菩薩悲憫的心聲，希望你們身體力行起來，千萬不可辜負菩薩的苦心！將來身體恢復自由後，第一希望

你們，效忠偉大的領袖 蔣總統，參加反共抗俄的大行列，報答予以自新和改過修善的深恩。第二希望你們：信仰佛教，做一個因為因果與非是非的正信教徒，輾轉勸化人群，大家皆能

理性篇

理和性的問題，數千年來不知引起多少中外哲學家，科學家們的爭辯。我國歷代鴻儒的主張，就有：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惡」；告子的「性可善可惡」；以及宋儒的「窮理盡性」等等學說，雖在學術史上，有顯著的立論，不可磨滅的價值。可是對於理和性的真正涵義，沒有剖切清楚，都是在皮毛上用功夫；至於性的內涵工夫，缺乏確實的認識。然而究竟性善呢？性惡呢？理如何窮？性如何盡？始終沒有一個圓滿的解說。

古聖先哲言性的至理，說：「性為聖人立言之中心」。然而理性至深且奧，高妙處難辨難分，所以一直成為世人爭辯的焦點。

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究竟是什麼呢？「性」是：天地的大經；萬物的大本；聖人立教的基本；人類立身的真諦。故曰：在天為「理」；賦予人為「性」。這就是理和性的區別。

人的「性」為天所賦，性的因素是：最神聖；最純明；最堅貞；最樸素；最平等；最普遍；無聲無色；無象無形，一塵不染不可捉摸的一件寶物。佛教曰「佛」；儒家曰「聖」；道家曰「神」；回教曰「真宰」；基

難苦得樂，共沾法雨。

我未離開高雄佛教會時，于魯居士託帶六十元香燭供養你們，冀諸位難友知道功德主的姓名，並結異日殊勝的因緣！

王鶴林

晉曰「聖靈」。我們的人體可說是大氣的化合物，沒有甚麼知覺，能主宰一切的，全賴「性」的支配罷了。

無形無質的「性」，一旦賦予氣物，被物欲所蒙蔽，失去了本質的純明，改變氣質消除物欲。所以佛教中人主張「明心見性」；孔子教人「養性」；老子教人「煉性」。都是「入德之門」。

嚴格的分析，「性」可有三種：（一）「理性」：（即先天性）是天地間自然之性，合乎人群的規律，「散之可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能主宰天地的生滅，能主宰萬物的生死。知此性為「佛」，為「聖」，為「仙」；迷此性為「人」，為「鬼」，為「畜」。在我未出生以前，「性居真境」，既生之後，「性寓身中」。性在，曰人；性去曰屍。見此性為佛，養此性為聖，煉此性為仙。

（二）「氣性」：（又稱稟性，即後天性）寄天地便有萬物，物各有性，性便寓於物體之中，性敏，性鈍，性暴，性柔，性剛，性正，性忌刻，性光明，全視自己的稟承而定。優劣之形成，邪正之分，須歸於自己的「稟性」。孟子言：「夫志至焉，氣治焉」。又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我認定「志」即

六度集經譯語

念生

(前言) 全部佛經，差不多都是顯深的文，現代著作，盛行語體，一般人對於文言，多有隔膜，以致望而却步，這對於佛教的傳播方面及有意學佛者的探討方面，都算得一項障礙。近來有人主張把佛經譯成語體，以便初學，這話說來容易，實際作去，不太簡單，我曾屢次試驗，大約敘事的翻譯，較易着手，理論的翻譯，幾乎無法表達，這當然由於我對文學佛學兩種造詣都不夠水準使然，但是我仍願就我自己認為可以勉強的，盡其微力。現在先由六度集經作起，雖然字斟句比，力求直譯，以免錯亂要言，但仍未能完全作到，尤其所用白話，但求容易明白，也不是完全口語。原文需要解釋的，有時用括弧註明，以便對照，每則末後附中管見數語，藉以就正通家。

現在先解經題，梵語波羅密多，華言到彼岸，舊譯度無極，簡言一個度字。(見支應音義) 六度集經是集合佛作菩薩時的事蹟，與康僧會所譯，又名六度無極經，簡名六度經。按高僧傳，載孫權問康僧會，佛有什麼靈驗，康僧會潔齋靜室，燒香禮請，感得舍利，權遂為建塔寺，吳地由此有佛法。

有人問：這一類經典所載的事，都是真實嗎？這話很難答覆。佛教有理論面與神通面，這都是神通的事，要知道這些事是真是假，須先知我們每天的起居動作，是真是假，且不必遠論往劫，即本經譯主感得舍利，孫權因而信佛的事，試問是真是假？這都不是凡夫情見所能測度的。那末這經不是寫給凡夫讀的了，則又不然，凡夫正好根據情見，由這經裏體會出一種意境，換言之，就是對於要作的事，不顧一切而作到徹底，這樣熱心毅力的積極表現，乃是成佛的必要條件，世人每說佛教消極

若讀這經，可以得到另一啓示了。

布施度無極章第一
以下是我所聽到的，有一個時期，佛在王舍城鵝山裏，與羅漢五百人，菩薩千人共坐。內中有一位菩薩，名為阿泥察，對於佛說的法，最能精心細聽，不起雜念。佛知道他這樣好學，便為他說菩薩實行六度，人所不及的高行，可以疾速成佛。所謂六度，一曰布施，二曰持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禪定，六曰智慧。(原譯智慧為明，即梵語般若)這是菩薩的六種高行。

什麼叫作布施呢？就是對人對物，普遍都有慈心，對於邪惡的，發生悲憫，對於賢善的，感覺歡喜。保護救濟一切衆生，如天地的無外，河海的不竭。見着餓的衆生，給他食物，渴的衆生，給他水漿，冷的衆生，使他溫暖，熱的衆生，使他涼爽，病的衆生，使得醫藥，車馬舟輿，衆寶奇珍，乃至妻子國土，隨衆生的需要，無不可捨。就像佛在過去生中作須大拿太子。布施窮人，同於慈親的愛護子女，受了父王的驅逐，哀傷而不怨恨。(事見太子須大拿經)

(一) 菩薩本生

從前佛作菩薩時候，他的思想，通明而真純，看到世上一切事都不長久，雖然有了種種榮華，乃至自己的生命，都難保存不失。於是竭盡所有的財貨，實行布施。天帝釋提桓因見這位菩薩，慈心廣覆衆生，布施的功德，舉世無比。恐其奪了自己的地位。遂即變化一座地獄，擺在菩薩面前，並向他說：「你行布施，救濟衆生，死後魂靈，必墮入這個地獄。」(原文為太山地獄，太山府君為主管地獄之神，本漢書烏桓傳)火燒水煮，楚毒萬狀，因布施而受害，你為什麼還要布施呢？菩薩說：「我不信這話，那會有布施修德而反墮地獄的？」天帝說：「你若不信，可以問這個地獄裏的罪人。」

是理性，「氣」即是稟性，這兩者都有相互的關係。稟性復固於人體中，終難解說。所以孟子主張「養」。老子曰：「為善則善宿，為惡則惡宿，隨之行，全在氣質變化：氣質善，此性光明，便「諸惡不作，眾善奉行」。而成為明哲之士了。

(三)「質性」(又稱習性)人類出生以後，方有此性。此性乃感染事俗而成「覆性」的顏色。孔子論性，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例如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情，就是習性的媒介，以色染色而起貪嗔愛癡的變化。西晉傅玄有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這個道理。一旦人體消逝，所有的習性也就隨身而滅了。用此性者，即為庶人。

性的原始為至善，一附於人體，旋轉於陰陽二氣之間，不免流於偏斜，為陰陽二氣所感染，把原來的「理性」變為「氣性」。氣性雖然有色彩，但其色甚淺，本性光芒，尚未全昧，可善可惡：為善則益明；為惡則益濁。如果世人貪慾愈重，又由「氣性」變成「習性」了，純惡無善，愈染愈濃，本性的光芒全昧，所以今世的愚人，妄人都是因此而起的了。

進一步來講性的本質是甚麼？概括言之，就是一個「素」字。考據萬物的最高本質，為「素」美，素美是沒有絲毫的瑕疵，因素質難見，所以老子主張「見素返樸」。

孔子曰：「繪事後素」。素本為五彩的原質，猶如人們將本性的美德，賦予萬物萬事上，那麼萬物萬事就無一不十全十美了。中庸云：「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故君子無入不自得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都是身外的境遇，那有甚麼得失的憂樂呢？如果能够保全自己的本性的原素，無論遇何境界，不改本然之素，個中滋味，祇有明人深悟，俗人那能認識呢？昔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足證性的本然自樂，與妙無窮。孔子的「素位而行」，不為外物所動搖，始能「從心所欲不逾矩」。孟子四十而不動心，其心體常素。可見人之性，原始素美，天賦之原始本素，世人倘能素位而行，人人都能回復原有的素美，那麼世界上就沒有紛紛之爭了。

菩薩遂問罪人，「你們因為什麼墮入地獄呢？」罪人說：「我從前在人世住家，渴盡；我家所有，周濟窮乏，拯救危難，因此有罪，現在墮入地獄。」菩薩又問：「你因布施而受了災殃，不知道受你布施的人，是不是也受災殃呢？」天帝說：「受你布施的人，死後都生在天上。」菩薩說：「我的好行布施，只是為救濟衆生，如果照你所說，使受惠衆生，都能生天，則我願已足，雖因布施而有罪，我還是繼續要作，不顧自己的危險，但求利益罪，乃是菩薩的高尚志行。」天帝說：「你為什麼目的，而實踐這種高尚志行呢？」菩薩說：「吾希望成佛，能接濟衆生，使衆生都得涅槃，不受生死之苦。當時天帝聽了，這樣雪潔志趣，遂即退步叩頭說：『實在沒有因布施行慈，濟度衆生，不得福而反得禍，竟墮地獄的事。你的德行震動天地，我怕你能奪了我的地位，所以變現地獄，以搖亂你的心意，我以愚拙的見識，欺哄衆人，請你原諒我的重大過失！天帝悔過已畢，行禮而退，菩薩以慈惠心，行布施度，這是一個事例。」

（贅語）我在前言已說過，凡夫讀這類經典，只應體會意境，而不應膠柱以求。為了表現這種意境，我們不應批評，本則及下則所寫的天帝，何其褊狹自私？當菩薩問受施的人，是不是也墮地獄，本應由幻化的罪人作答，而竟求天帝代答，假令天帝答以也墮地獄，就應該另結論，而天帝原以生天，這樣一舉一退，只是表明了舍己為人的極致，乃是深可體會。

（二）薩婆達王本生

從前菩薩曾作大國王，號薩婆達，布施衆生，滿足他們的求索，解除他們的免難，常常懷着悲憫的心情。天帝釋提桓因，看見這位國王行慈惠，德行過於十方。並且聽到天神鬼龍，一致讚美說：「天帝的尊位，不是一人專有，備具衆戒則品行自高，能行大慈則福報自隆，這位菩薩到了喪命終了，精神遷化時候，就可以來作天帝。」天帝聽了這

話，顧慮自己的地位被奪，先要試一試人王的道行真假，遂命令一位小王說：「現在那位人王，慈雲廣蔭，福德如山，可能要奪我的地位，你可以變成一個鴿子，飛到他的附近，裝作被鷹追逐，驚怖害怕的樣子，求他保護，他必定接受你的請求，我變作一隻鷹隨後追去，要你為食，他必不允許，並且買肉代替，我假作不肯同意，他既允許保護你，終不食言，一定自割身肉代替，當他稱肉時，你應該加重分兩，使他割盡身肉，增加痛苦，他必定後悔布施，若有悔心，就不能成道了。」

小王遂變成鴿子，飛到人王面前；渾身抖戰的說：「求大王可憐我，我將被鷹吃了。」人王說：「不要怕，不要怕，我可以保全你的性命。」正說着話，鷹已隨後飛來，向人王說：「我的鴿子飛到你這裏來，那是我的食物，請你相讓。」人王說：「鴿子求我救命，我已允許，我的話不能反覆，你只要得肉，我可以增加百倍給你。」鷹說：「我只吃鴿子，不吃別的肉，本希望你對我施給恩惠，不想你反奪了我的食糧。」人王說：「我已允許了你的請求，一言出口，天知地知，決不能再有改變，究竟給你什麼東西，你才可以不要鴿子而歡喜的回去。」鷹說：「你若有意兩全，最好割下你的肉，與鴿子重量相等，我必歡喜接受。」王說：「這個辦法很好，隨即自割腿上的肉，與鴿子比重，鴿子是重的，繼續割肉添上，直到身肉添盡，鴿子還是重的。人王忍受痛苦，還願保全鴿命，又命令他的近臣說：「你疾速把我殺了，稱我骨髓的髓，令與鴿子的重量相等，因為我信奉諸佛，受了重戒，必須救濟衆生的危難，雖然有許多違反常理的事來惱害我，不過像微風吹向泰山，豈能因而動搖呢？」

獄裏受苦。我看見這些愚癡迷惑的事，心裏非常難過，決計要成佛，好去救濟衆生的苦難，使他們都登真快樂的境界。」天帝聽了這話，大吃一驚說：「我以為你要奪我的地位，所以特來打擾，現在既不是這回事，你還有什麼分付呢？」人王說：「我希望我的身體，恢復如故，還希望照我的志願，布施衆生，更勝於前。」天帝遂命天神用神藥擦在人王身上，被割的肉，立刻平復，較前更為壯健。天帝行禮，圍繞三周，歡喜而去。從此以後，人王布施，較前更為積極。菩薩以慈惠心，行布施度，這是一個事例。

（贅語）這一則與前則大致相同。人王要用別的肉代替鴿子，試問別的肉不是殺生得來的嗎？所以老鷹不肯接受。後世有無惡不作，攪得錢財，用以供養三寶的，大家也噴噴稱讚功德。若與這項表演，對照一下，不異當頭棒喝。

敬啟者：茲將有關大藏經繳款事項，奉告如左：

- 一、本會承經商獲第一商業銀行函允，已令飭各分行，凡各地訂戶繳納大藏經款項者，得免納匯費；故請各訂戶繳款時，注意劃撥本會在該行北投分行之帳戶（二五一）號即可。
- 二、各訂戶在該行繳款之副通知書（即收據），請自行保存，嗣後請勿再寄交本會，以免郵誤而備查詢。
- 三、查有一部份訂戶繳納經款時，係委託親友辦理，而在匯單上即填註該親友之姓名為匯款人，致本會無法登記收帳，列為懸帳。故希各訂戶嗣後匯款時，務請填註原訂戶人之姓名為匯款人，並將本會對戶之編號一併註明，以便入帳，是本所至盼。
- 四、最近一部份訂戶，延未匯繳月款，本會決自精裝（第十七冊）起對該戶暫緩發經，惟若已繳款而因匯款人姓名之填註不明，致使本會緩發經者，敬祈賜諒，並速見示，以便登記補發為荷。

中華佛教文化電影印大藏經委員會謹啓
九月卅日

人生的眞善美 (續三)

華嚴關主

七月十六日 南泉斬貓

禪林類集四云：「南泉普願禪師，因兩堂首座爭貓兒，師乃提起云：『大家道得即救取，道不得即斬却。』衆無對，遂斬之。至晚趙州從外歸，師舉以告州，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去。師云：『子若在，即救得貓兒。』」

親愛的讀者們！釋迦老子，以慈悲爲本，而南泉身爲佛子，竟因調解是非，公然殺却一貓，豈有此理？！趙州知道他犯了殺戒，因果難逃；所以把鞋子脫下，頂在頭上而去，以示顛倒！

南泉猶云：「子若在，即救得貓兒。」確實的，趙州當時若在，決定飽之以老拳。

七月十七日 黃龍與洞賓

仙苑遺事云：「呂洞賓遊華山，遇鍾離權授金丹及劍法。後過鄂州黃龍山，值機禪師上堂，毅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鐘內煮山川，此意如何？』師曰：『守屍鬼。』洞賓曰：『爭奈囊中無不死丹？』師曰：『儂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賓不服，夜飛劍以賜之。師已前知，以法衣蒙頭坐方丈，劍過數匝，師手指之即墮地。賓趨前謝過，師詰之曰：『半升鐘內且不同，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賓忽省，乃述偈以爲謝曰：『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當年錯用心！』」

親愛的讀者們！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鐘內煮山川，姑且不論；如何是洞賓的當年錯用心？請道一句！

七月十八日 空諸所有實諸所無

唐羅道玄居士，參石頭禪師有省，而說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難爲對，丘山絕點埃；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居士將入滅，謂其女靈照曰：「日已中矣而汝獨在。」靈照曰：「我已中矣而汝獨在。」居士出經曰：「我女登父座，合掌而逝。」居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此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頤聞之來問疾，居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言訖枕于膝而化。

七月十九日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佛祖歷代通載十五云：「白居易由中書舍人，出爲杭州刺史，聞鳥窠禪師有道，狂駕見之。時鳥窠因長松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居易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居易曰：『弟子位鎮江山，阿諛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不停，得非險乎？』居易又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誰能道得，八十老翁却行不得。』師云：『朝爲堂上客，暮爲階下囚。』這是做官的危險！白居易不會此意，或者因爲他能安貧樂道的原故，貪心地不虛，所以不作此會。假使是一個貪污枉法的人，他就會有一心照不宣的虛心領會了。

又佛法的大意，鳥窠禪師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八個大字道出，這實在是到家的本來話了，故金剛經云：「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七月二十日 現女人身

「豐姿窈窕餐餐飲飲，賺殺耶耶君念法華；一把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這是泉州縣禪師贊觀菩薩現女人身的一首詩。

釋氏稽古略三云：「元和十二年，菩薩大慈悲力，欲化陝右，示現爲美女，乃之其所。人見其姿貌風韻，欲求爲配，女曰：『我亦欲有歸，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微而省二十輩。女曰：『女子一身豈能配衆？可謂金剛經。』至且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然，更授以法華經七卷，約三日通，至期，獨馬氏子能通經，女令其體成姻，馬氏迎之。女曰：『適體中不佳，侯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女死，乃即填塋，葬之。數日有老僧仗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氏引之葬所，僧以錫杖撥之，屍已化，唯骨存焉！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汝耳！宜善思，免墮苦海。』說罷，騰空而去，自誌此陝右奉佛者衆。」

譯云：「英雄難逃美人關。」的確，好女色，是男子的弱點，幸而遇到菩薩化身，多讀了幾部佛經，種種善根，倒還沒有壞本；否則，若是碰到「妖精」與「禍水」，或是「間諜」，那就不堪設想了！此可以爲好女色者戒！

七月二十一日 不怕死的和尚

明太祖渡江時，或謂：欲定天下，有高僧金碧峯者，不可不見。及至宜州見之，僧踞跌危坐，不爲禮。太祖迎前叱曰：「呼！」僧亦報之「呼」。太祖曰：「可曾見殺人之將軍乎？」僧曰：「可曾見不怕死之和尚乎？」太祖遂釋創作禮，僧答禮徐謂曰：「建康有地可王。」（見釋氏稽古略續集一）

親愛的讀者們！我們現在看了這段公案，不以爲奇；要知道，正當刀槍加頸的時候，還敢以吶喊抗衡，那就不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事。

古今忠臣、孝子、處女、節婦、爲體義、爲廉恥、視死如歸，故常有這種驚人的表現。而以一個孤苦伶仃的窮和尚，不爲帝王之威所屈，不肯趨炎附勢，真是難能可貴，較之奔走權門，買道乞憐者，又不可以同日而語了！

七月二十二日 破碎大道

華嚴感應錄云：「宋呂惠卿，學通內外，嘗因華嚴法界觀，及出新意解莊子等。因成邊，暇日遊五台山中台，忽雲霧四合，暴風雷雨，聲振林壑，從者驚竦潛伏，斯須有物，狀若蒼虬，半出雲霧間，惠卿駭甚，移時稍霽，見一童子，以蒲自足纏至肩，偏袒右膊，手執梵夾，問惠卿曰：『官人何見而驚駭如此？』惠卿曰：『見有障緣，遇茲惡境！』童子曰：『今皆滅矣，官人何而來？』惠卿曰：『願見大士。』童子曰：『欲見菩薩何爲？』曰：『嘗覽華嚴大教，旨深意廣，欲望大士，發啓解心，庶幾寤釋，流行世間，使幽夜頓獲光明，大心者即得開悟。』童子曰：『諸佛妙意，善順事理，簡易明白，先德注時可解，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逾遠，眞所謂破碎大道也。』惠卿曰：童子貌若

劍仙正傳

莫正熹

這是宏揚佛化的刊物，為什麼又會談到劍仙呢？據說劍仙的淵源是出於佛教的禪宗，可見佛門廣大，無所不包，誠非虛語！那末，劍仙也是佛教之一小枝流了；況且它又是中華文化之一環！我們為要宏揚中華文化，因此亦有一談之必要。如其是傳聞失實，當此清風明月之夜，面對着滿座賓朋，酒後茶餘，拿來作助談資料，也是一件很好的賞心樂事！

楊君金位對筆者說，他的親戚叫做鄭其欽，是河南省許昌縣人，曾在西安和合麵粉公司當過金權之職。他有個同事也是在公司裡面當庶務兼會計的。金權與會計，在業務上有密切連帶的關係，並且他們又是同居一室，什麼話隨便都可以談到。拿金權的鄭其欽，平日愛讀劍仙小說，把劍仙的神奇事蹟向會計先生津津樂道。在普通的劍仙小說，祇說到明清兩代，很少說到漢唐以上的。一天，鄭其欽找到一本敘述漢代的劍仙小說，便又向那會計先生大事吹牛，以為中國的劍仙，乃世界各國所沒有，從古代至漢唐，以迄今茲，劍仙之道獨樹一幟，實為中華文化之光。那會計先生對鄭其欽的絮絮叨叨，起初不過像成年人聽小孩子說故事一樣，從來沒有關心。可是鄭其欽越說越起勁，那會計先生未免嗤嗤作笑，露出些不同情的神態。有時忍耐不住，便批評他幾句，說他是無稽之談。因此，話不投機，兩個就抬槓了。在鄭其欽一肚子的玄虛理想，對於會計先生的否定，心中有所不甘。由是你一言，我一語，越來越兇，越逼越緊，正是圖窮七現，就迫出會計先生的秘密情由，索性的把劍仙的內容，從修行，入定，吐納，運用等等修養過程，一連串的為鄭其欽開示。鄭其欽頓之下，不禁拍案驚奇。覺得會計先生所說的比小說所載的大相懸殊，而且更為詳實而合理。於是打爛沙鍋問到底，追究他的學問之所由來。那會計先生在鄭其欽虛心請教之下，不吝惜

地為他全盤吐露。他說：「鄭老兄，實不相瞞，在下就是劍仙譚道一的弟子了」。這樣一來，他們兩個一問一答，就引出了下面的一段奇聞。

民國二十年以後，抗戰未發生以前，有個劍仙，叫做譚道一的，收集了好幾個門徒，在西嶽華山頂上修禪入定。他本人原是個道士裝束，但是所信奉的還是佛教的禪風。一般人對於劍仙的傳說，以為是小說家無聊之談，究竟有無其事，正是查無實據。如今華山頂上，果然發現有了劍仙的踪跡。消息傳到了西安城內新聞記者的耳朵裡，就引起他們好奇採訪之心。一日，他們組織一個臨時旅行團，不辭勞苦，攀登到華山頂上，只為專誠拜謁世間異人的譚道一。怎知譚氏心存至道，不喜應酬，對這遠道而來的記者團，漠然不予理會。經過記者團三番兩次的要求，譚氏依然沒有答應。記者團目的所在，務要一睹半仙，誰都不願意虛此行，空手而去。於是不得不顧譚氏之接見與否，貿然一窩蜂似的闖進譚氏的屋子裡來了。只見室內刀槍劍戟，斧鉞戈矛，十八般武器，件件俱全。本來這些都是中華民國武行中的老古董，喜歡拳打腳踢的老頭兒，應有那些武行中的舊傢伙！可是在記者團的知識上，一向習慣於城市的新生活，與舊家風的老頭兒，劃然分出兩個世界。如今見到這些怪現象，思疑譚道一有不軌的行爲。加以譚氏閉門不納，疑恨在心，未免誤會起來了。他們下山以後之第二日，各家報紙就有大字標題登出譚道一，道而不道的新聞，轟動了全城各界。同時各大報館又向當地軍政機關聯名控訴，於是出動了一團人馬，包圍華山。譚氏早就知道他們必定有所作為，乃運用他平日修養的工夫，把學道未成的弟子，一一送出重圍，然後再偕同幾個爐火純青的弟子，駕着劍光，向空遁去，等到大隊到來，祇搜得一所空房子，並沒有譚氏師徒們的踪影了。

現在又說到西安和合麵粉公司的會計先生，他自從被譚氏攝出重圍，也曾到過北平，入過朝陽大學。畢業以後，就在西安民政廳當一個小小職員。一天，為着公務上的關係，要到官邸去有所請示。當他踏進辦公室門，就有個年紀老一點的長官站立起來與他握手。那長官是誰？就是官邸的秘書長，也是會計先生的同門師弟。彼此相見之下，闊別多年，今日意外相逢，未免親如骨肉，就此班荆道故，各訴離情。至關於譚道一的消息，秘書長也知一二。他說師父自從離開華山以後，和幾個師兄弟到了美國附近的一個小島，很早就有來信，以後就不知下落了。那小島的名稱，友人楊君不能說出，因為是個英文翻譯的名詞，沒有讀過英文的人是不會記憶到的。照這樣，我們今日飽受了赤俄奸匪的禍害，國人恨之入骨，假如找到譚道一師徒們的一流人物，則取朱毛奸匪的首級，如探囊取物，那不是大快人心了嗎？

再來說到和合麵粉公司的鄭其欽，自從發現那會計先生原來就是劍仙的弟子，這段奇緣，不容放過，便又追問劍仙的淵源出自何人何代，那會計先生又一五一十地說出劍仙的歷史來了。中國上古時代並無劍仙的名辭，只是從六朝的達摩西來以後，才逐漸有的。他們開山的祖師原是禪宗的泰斗。但是不知他是達摩祖師，還是隱於舒州皖公山的三祖僧璨，抑或另有其人，那就無從考究了。那位禪宗祖師在北方的一座大山頂上修禪習定，經過了好幾個年頭。當他每次坐禪，必定有個怪物去擾亂他，並且要吞噬他的肉體。禪師有個護法弟子，也有着了不起的神通。可是和那個怪物搏鬥之時，往往打他不過，還要與他的大戰。一天，禪師在高山頂上發現一塊幾丈高的大石，生成好像蓮花似的。那大石的四週，放射出翡翠色的奇光。禪師以天眼一看，石內藏着一片水精。水精之內有一顆像胡桃一般大的紅丸。這是天地靈氣所鍾，乃世間希奇寶物。禪師以神通道力把石裡的紅丸採摘下來，放在手裡。可是天天要坐禪入定，那件寶物

不免有失落之虞，乾脆地把它吞下肚子裡去了。出定以後，又把它再吐出來。這樣的一吐一吞，便成習慣。當他吐出了紅丸，碎然有聲，光華奪目。這樣越練越變成大些，竟至好像一座大山似的。禪師覺得那件寶物奇有趣。從此早晚之間，對着月華，加工吐納，一連修習了很久。偶然向月亮打去，月亮頓時失色，向日光打去，日光一陣昏沈。打上山崩，打水水竭。到了這個境界，紅丸的作用已經是成功了。禪師要把那顆紅丸鎖壓山上的怪物，但是又不想害他的生命。於是將紅丸交給他的護法弟子，並且教他怎樣去吐納。經過一段時期，護法弟子也修練成功了。可惜的是世事無常，人生如夢，那護法弟子不久就圓寂去了。禪師後來又收得一個童子，名叫精精。精精得到禪師的指點，經過幾年的修養，工夫果然純熟。一天，禪師對精精說：「本師要入個甚深禪定，若是旁的鬼怪來惱亂我，我自有力，你不要去理睬他。只是對面山頭水潭裡的怪物，他若出來，就不能不用紅丸去鎖壓他。然而佛魔平等，不要傷害他的生命，至禪至禪。禪師吩咐過以後，坐在一塊磐石之上，入大禪定。過了幾天，那怪物果然出現了。怪物來時，但見潭水騰空，月華昏暗，頭如山嶽，眼似日輪，向着精精猛撲過去。精精大吃一驚，在這生死關頭，千鈞一髮之際，趕快運用全身氣力，倉卒地，吐出紅丸。祇見天旋地轉，震動八極，一聲霹靂，那怪物的腦袋却被打得粉碎。禪師心血來潮時從定中驚起。精精便把所見的一一報告。禪師嘆了一口氣，搖搖頭，說道：「唉！壞了！冤冤相報，無有了期，將來必會有個混世魔王，摧殘佛教了！禪師和精精飛步走過前山，用他的不思議神力，指一指，地下湧出個大洞穴，就把那怪物的遺骸，埋入穴內，蓋以泥土，然後坐在一塊磐石上，為精精說法。禪師說：「一切衆生，本來有個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染不淨，非人非畜，非女非男，非黃非白，乃至無形而形，無念而念的眞如本體；無奈錯認了個有生有滅，有去有來，虛幻不實的軀壳爲自身相，錯認個念念遷流的攀緣心爲自心

相，致被貪嗔痴慢的客塵，緊緊繫縛住了。從此千生萬劫，無法出離，枉受輪迴生死，挨盡了不少的苦楚。只可憐，總是沒有一點兒覺悟。假如肯回光返照，放下萬緣，就會發覺自己的本來面目，念念不使愚迷，那就與十方諸佛把手同行。可是衆生福薄，說得得到一點兒好處，便又迷惑了天眞佛性，跑入歧途去了。即如那個畜生，積起所修的是野狐禪，不曉得本來就有個永生之體，祇是在肉身上，形式上，枉用功夫。向外馳求，迷途難返，致使積生道行，喪於一朝，實屬可悲可憐。但這都是業緣所關，果因因果，自作自受。罷了，我今實言告你，我的時機已熟，要到南方去走一遭。傳法以後，不久當入涅槃。你好好地精進修持，靈靈自照，才可以解脫無邊生死，救拔群倫。所授你的吐納工夫，不過是楊葉止兒啼的方便法門，日後如有堪以傳承的，也可以傳給他。但是不要逐妄迷眞，斷佛慧命。時不待人，我去也。」禪師說完以後，依舊回到山洞，收拾行裝，一鉢一鉢，雲遊去了。精精懷念師恩，親筆爲他繪了一幅肖像，因此劍仙的師傅們，傳授道法，必把禪師的肖像懸掛起來，以誌不忘。以後劍仙們所舉行的儀式，事事不離佛制。

禪師去後，精精修行的道法日深。於是遍訪名山，西上崑崙，授徒一百餘人，是爲劍仙代代相傳之始。精精到了晚年，獨自向南方進發，訪尋師父的踪跡。其中有個門徒，秘密地追隨左右。據說，精精到了崑崙，在山洞內入大禪定，安祥坐化去了。精精的肉身，千百年來，迄今尚在崑崙山上，是爲劍仙第一代祖師。

修習劍仙的人，第一要嚴持戒律。假如一失重身，就不容易有所成就。若是從五欲中來，初入道門，更要斷除三毒，蓄精不倦，然後合於修學的原則。但是在修學的初期，還要經過一番苦行工夫，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以後的日常功課，不離禪定，不捨慈悲，養成民胞物與之心和崇高偉大的人格，才是劍仙的正宗。

筆者按：精精是劍仙第一代祖師，其道盛行於

唐代。猶憶十八歲時，見過一本劍俠傳，內有精精，紅線，義隱娘，大鐵椎之名。又二十歲時，聽說有個劍仙，道經香港。一晚，月華如水，萬籟無聲，也會爲他的親朋表演過劍術。劍光閃處，把跑馬地附近的樹枝，斫斷下來。但是筆者並沒有親見其人。至如上面所述的都是出自忠實的楊君之口。關於會計先生、秘書長、禪師、護法、以及美國的小島等名詞，因爲事隔多年，無從記憶，又不好隨便安上一個張三李四之名，以假亂眞。又楊君亦曾得到鄭其欽的介紹，和那個會計先生通過幾次信，祇是沒有一面之緣。不然的話，必會有更爲詳實的導報。所說譚道一師傅們，大抵是今日碩果僅存的劍仙。然而與市面流行小說所載的，絕不一樣。或者他們才是劍仙的正宗，而小說所載的，大抵不離貪嗔痴慢，好管閑事，是非和事尋仇報的勾當。以一個心神散亂的人，平素毫無半點兒超塵絕俗的修養，怎會有特殊的成就呢？恐怕是文人之筆，應造的詞，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吧！眞正的劍仙，必要專心一志，參禪入定，那有閑情俗慮，與世人混？所以劍仙的眞實內容，只有他的師傅們，才會了解清楚，斷不是一般門外漢所能推測到的。然則此篇之作，乃根據他師傅們的口述，那不可以叫它做劍仙正傳了嗎？

佛法新聞

佛法新聞據悉東京光音師等與諸法眷發心請普揚居士計劃影印明代永樂年間的五十三家金剛經註解（皆摘文殊菩薩六祖智者大師王日休居士等五十三古德要句）預印千部以上（每部二百餘頁裝成二本）贈送各方函索即寄亦歡迎諸衆隨喜參加附印亦可登記處東京公司路普福寺或泰國合艾埠慶壽寺。

鳳山佛教青年弘法團日記

張玉花

上次我們師父到嘉義北港等地講經，看到當地佛教的冷落，北港連一個佛教青年學生也沒有。青年本是國家的棟樑，佛教的中堅，一個地方的佛教沒有了青年參加，這地方的佛教必定死氣沉沉。因此，師父從北港回來，便決定利用暑假組織青年弘法團，往北港嘉義弘法，時間是八月十三日出發往北港兩天，嘉義三天。

弘法團長由師父擔任，李遷老居士任副團長，姚澄揚居士任總幹事，李春陽居士任特約記者，鄭紹德居士負責聯絡。其他是我們鳳山蓮社的青年歌詠隊的王覺斌、吳覺毅、黃覺富、張性諦、張性現、辛妙聖、陳覺登、張覺玲、高覺芬、高覺惠、張覺範、林覺淑、李覺璇、鄭性璇、趙慈慈等十五位青年，由覺斌任隊長，一行二十人，於八月十三日晨七時齊集鳳山蓮社出發。

八月十三日

我破例的四點鐘就醒了，弘法團集合時間是六點半，真想不到覺斌性跪五點鐘就來了。到了蓮社我們看到弘法用的幕布，與國旗，徽章皆畫着一隻大獅子，師父說獅子是百獸之王，獅子一吼，百獸震恐。我們聽了高興極了，因為我們就是一群弘法的小獅子啊！

七點二十分車來了，看看親友們又看看身上的團體服，整齊劃一以及獅子徽章，嘴角浮出了微笑我們踏上了旅程。在車箱裡一團獅子隊，時而引吭

高歌，歌聲響徹雲霄，蕩漾在天空田野，又迴響在旅客的耳鼓。我抬頭看看弟兄們也有在分發傳單，有的在和旅客大談佛法。這時涼風輕輕掠過，遙望窗外的小島凌空飛翔，千百縱橫青翠的田野，綠草如茵，在這顛波疲勞的旅途上，有這美麗詩畫的景色，更是令人陶醉。

我們在車中有說有笑，有唱有講，四個多鐘的行程，不知不覺已過去了。車抵北港站已是上午十一點半了，有很多人在站外執旗歡迎燃炮獻花奏樂，有一輛宣傳大卡車貼滿了歡迎的標語，我們整隊合影後即上車循街宣傳一週。途中遇着傾盆大雨，每個團員都是溼身淋漓，這是北港民衆，將得到佛法甘露的吉兆。

到達彌陀寺鐘鼓齊鳴，歡迎的鞭炮聲不絕，我們雖然渾身都是汗水浸濕，還得遵守團規，齊集大殿禮佛唱三寶歌後方才休息。北港的蓮友們有的送上臉巾，端清果，給汽水，他們爲法的熱忱，這樣的親切，使我們忘記了疲勞。

晚上佈教的場所是在全省馳名的媽祖廟前，搭了好像戲臺一樣，臺上掛上我們帶來的幕布，中間畫一隻彩色大獅子，上面書着「鳳山佛教青年弘法團」赫赫幾個立體型的大字，好不威風。

八時佈教開始先是張覺玲蓮友教小朋友唱歌，繼着就是全體合唱國歌三寶歌。師父致詞，覺芬演講題目是「我爲什麼由基督教改信佛教」，合

唱佛教青年之歌聲，西方樂，覺淑演唱後，「重見光明」的話劇開始。直至十一點多才結束，臺前臺後擠滿了觀衆，據說有三五千人，每次閉幕掌聲如雷，呀！我高興極了，回想那些鶴立聞名的名潮，簡直無法入眠。

八月十四日

早膳後爲了感激北港各界和彌陀寺諸蓮友們的歡迎招待，由煮師父領導，兩位大居士帶路，九點鐘開始家庭訪問，走了有十幾家，只有少數是供佛像的，多數供奉王爺神，大概都是神佛不分。每到一家，我們均虔誠的祈禱，佛光庇佑着他們。

回寺後，我因身體不大好，由彌陀寺一位仁慈的尼師帶到一間清靜的休息室，他們爲法熱心的服務以及殷勤的招待我們，使我感動得掉下眼淚。

晚上佈教節目，跟昨天完全不同，

覺玲與性跪教小朋友唱歌後，就由師父介紹時莊莊並致，博得掌聲雷動。再是全體大合唱香讚，並配法器，使梵音更加嘹亮莊嚴。十一歲的高覺惠小妹妹，演講由覺範翻譯，數千觀衆傾然爲之無聲的靜聽。覺淑覺芬「快版投佛陀座下」高底音合唱。慈固講「我對佛教的認識」，覺毅「菩薩精神」的獨唱，真不愧是全縣冠軍的男高音，博得彩聲不少。覺範講人類災難與學佛的利益，合唱「我要做護法的金剛」，最後是「獻花童子」獨幕劇。樂隊奏着離別歌曲，我看到臺下數不

勝算的黑頭在顫動着，邊走邊回頭看，似仍然有依依不捨，不忍離去的樣子。

回到彌陀寺吃過麵條已是深夜一點鐘了，回想他們的融和親切，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很細心的爲我們照相做紀念。晚上觀衆之多竟使交通爲之阻塞，真是末法之期也是興教之時。

八月十五日

早上幾十位蓮友到車站來送行，他們都一一跟我們道別，車幾乎看不到了他們還不肯散去。

到達嘉義站，通過月臺，遠遠的聽到鞭炮聲，歡呼聲和樂隊奏樂聲打成一片，普德歌詠隊有一百多青年男女，一齊唱普德歌歡迎我們，這樣大的歡迎場面使我渾身感到肅然。出車站他們獻給師父的是蓮花，我看到蓮花向屬第一次，真喜愛極了。

此次嘉義佛教會，發動全縣佛徒，並有普德堂的歌詠隊，數百人在車站前歡迎。我們依着次序進行，樂隊先導接着就是我們鳳山弘法團，後邊跟着嘉義歌詠隊，像長蛇陣似的大遊行，使社會人士知道，佛教是有着青春蓬勃的朝氣。與教看到這種場面再也不敢說佛教是老人教了。先至佛教會休息一會，再繼續繞街，每到佛教寺廟必進去禮佛唱歌。他們都預備了鞭炮歡迎和汽水的招待，但因時間匆促，馬上又得出發，他們這種隆情盛意，我們只有感激不盡。

約十一點半到普德堂，這裡是我們食住的休息所，我們在佛前禮佛唱歌後，師父介紹我們與此間青年見面，他們唱歡迎歌，我們唱佛教青年，

並由高覺芬團員代表致詞。午飯開十幾桌，大都是青年男女，我們在一起有說有笑，話與飯在一起吃格外親切有味，師父說這裡也和鳳山一樣，沒有分別的大家都是師兄弟，師姐妹。這裡的住持洪要居士是一位大心菩薩特別愛護我們青年。

晚上假中山堂佈教，觀衆已經在我們前面到了，若大的中山堂，擠的水洩不通，佈教尚未開始，先由嘉義歌詠隊唱歡迎歌，中間高站着一白衣天使，手執智慧之光，歌聲嘹亮，儀態莊嚴。

今天佈教節目與北港差不多，就是多了小獅子高覺惠獨唱「弘法者之歌」，嘉義一個小妹妹唱佛化家庭。我們的話劇演得比前天更進步了，每一閉幕，觀衆掌聲如雷，連聲叫好，同時也使他們流下了不少的熱淚。夜已是深沉死寂了，人們都以進入了甜蜜的夢鄉，只有我們青年與教的歌聲，響徹雲霄。

八月十六日

紅日掛高空，普照山河大地，這時我們已到了嘉義世外桃源——彌陀寺，風景優美，堪稱罕見，左邊並有一長吊橋——鐵索橋——走上去搖搖擺擺，到了中間更是動盪不定，幾個大膽的師兄更是惡作劇弄不停，使我身心發抖，今天走不出橋門，他們到了彼岸，却對着我哈哈大笑。一會兒，公益廣播電臺來人了，我們就開始錄音，先錄話劇「重見光明」，錄完了已是十二點了。午飯時便把錄音機搬開來，大家聽到喜趣處，欲噴飯，悲哀處，以淚作湯，真有趣極了。

下午二點鐘，又開始錄香讚，歌曲，演講，約一點多鐘久始畢，如平法師送來了兩箱汽水，乾燥的喉嚨得到了滋潤。

洗過澡六點鐘又趕着去天龍寺，能元法師請吃飯，他殷勤的招待我們，並致歡迎詞，飯後也起來答謝我們報告弘法團簡單的情形給他們聽。飯後我們欣賞美麗的風景，這裡的一草一木，風聲鳥叫，非塵世所能有的，的確，古人說：美景名山僧佔多，真不錯。

八點鐘坐三輪車趕至中山堂，嘉義一群姐妹高呼着弘法團來了，多親切的語句，他們一定等急了。今晚小妹的精神特別好，滔滔不絕的演講，使聽衆非常感動，覺鈴的演講更是成功，言詞態度都很有進步，由臺中趕來參加弘法的覺仁師兄上臺演講，覺毅覺芝獨唱時很多人給他們照相。

最後獨幕劇節目過多，決定不演，但是嘉義諸道友一再的要求，盛情難却，臨時湊湊草草預備一下，即上台演，這是歌舞劇因喉嚨啞，所以唱得不好，真慚愧之至，台下的掌聲使我們得到了一點安慰。

八月十七日

今天早上九點鐘開始家庭訪問，我因身體不好沒有參加，無從記述。只跟李正平太太坐汽車到義德堂。李居士則領佛法團家庭訪問。兩日來，李居士東西奔走，一切事務皆由他連絡，從不記較疲勞辛苦，真是「菩薩精神」也。我們的佛法團不知訪問了幾十家，直到午後二時方來到義德堂，個個面紅耳赤，我心裡感到內疚，但看他們彷彿無事，中午他們辦齋供養，真謝謝他們，對我熱忱招待。夜間青年聯歡會即在大雨傾盆中

進行。備有豐富的飲料，糖果香蕉。理事長說話後，便是師父講，再由普德歌詠隊唱淨律法歌歡迎詞，國語流利明達，我們弘法團歌詠隊，由高覺芬張覺範兩位道友分別以國語臺語致答謝詞，我們且吃東西，且討論着今後應如何弘揚佛法。李正平居士並提議將八月十七日定為佛教青年日，並希望明年的今天，佛教將因有了我們而更加興盛蓬勃。

最後便是遊藝開始，第一節目是情報組織，是很有趣的一種遊戲，由覺芬覺玲覺範演出，第二節目是覺惠小妹妹的一張娃娃畫了傷風心痛，肚皮。嘉義與鳳山佛教青年輪流唱歌，時而口技笑話。更有五十多歲的理事長與我們六十七歲的副團長均有精彩的節目參加——唱歌。真是其樂融融。今天我們又在歡樂而又最有意義中度過了。

八月十八日

睜開眼我推動覺玲覺範趕緊起來整理東西。八點鐘我們肅立在普德堂前，祈禱佛陀，佛光庇佑着我們。在嘉義諸道友及李居士的歡送下，我們依依不捨的揮別上車，車欲開了，理事長趕緊跑來稱道別。車箱裡特別擁擠，師兄們站得無聊又開始唱歌，旅客們睜大了眼睛徹耳靜聽，他們笑了，我們更高興的唱着。

下午一點多鐘，鳳山青年弘法團一行人安抵鳳山佛教蓮社，禮拜僧侶。回想幾天來，走馬燈的生活，一天緊隨着一天，緊張、興奮、忙碌，使我忘記了荏苒的光陰。抬頭看到佛陀慈祥的微笑，我們感覺到此次偉大神聖的佛法任務，已經功成圓滿了。我們興奮的歡呼着佛教萬歲！萬萬歲！

【新嘉坡訊】世界佛教友誼會新加坡區分會，已選出正式代表竺摩法師、畢俊輝居士、黎東方博士、張天福居士、四人前去出席。在十一月十三日飛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十五日世界佛教大會開始，由尼泊爾國王主持開幕禮。再轉後參加印度首都新德里開慶祝佛涅槃二千五百週年紀念大會，有各國佛教代表參加，印度政府並舉辦國際佛教文化藝術展覽會，聞竺摩亦有佛像蓮花多項參加，該團隨行朝禮聖地及觀光者尚有釋澤影、陳耀煌、林遠堅、歐心智、黃心慕、胡文虎夫人、梁遠信、李心善、梁四美及比丘尼三四人，皆發心朝拜聖地云。

【檳城訊】檳城分會亦有代表團前去參加，其代表為邱思仁、邱思義、黃松、並有釋覺所、慧僧、達明、性仁、會航及林忠德、邱清來等同去觀光云。

九月份收支報告

收入部份	
一、讀者捐助	四〇〇〇
一、董事費	六〇〇
一、訂售刊費	四六九
一、上期結存	五八七
共收	二、〇五七
支出部份	
一、印刷費	一、二〇〇
一、道林紙一令	五三〇
一、郵資雜費	二一九
一、編校費	三二〇
一、校費	一〇〇
共支	二、〇八一
透支	二四・八六

蘇邨圃

知遇之恩，也想在身後使得靜修院道場興隆，繼續辦學，所以立下了這個「三年後開缸」的遺囑。

以上三點，是先師遺囑真實的意義，決不是先師有甚麼「我見，身見」。

我一向是維護先師遺囑的，記得爲了維護先師的遺囑，曾經與人爭得面紅耳赤，今天對於這個「三年後開缸」問題，當然也不是例外。不過在遵守遺囑原則下提出了三個開缸的時期，願與諸山長老暨海內外大德共同商榷。

(一) 圓寂三週年紀念日——如果在這日開缸，有利有弊，有利的地方可以安慰一般懷念慈師的友好信徒，得以瞻仰遺容。有弊的地方是紀念堂沒有造好，無地供奉，加以海外知好入墓困難，入境證不是短短的時期可以辦妥的。

(二) 紀念堂落成開幕日——如果在這日開缸，要比在三週年紀念日妥當些，一則遺體裝金後有供奉之所，二時賓客也可盡量容納。(先師奉安時，賓客幾達萬人，無地容身。)

(三) 反攻大陸勝利日——如果在這日開缸諸事妥當，大陸來臺的知好信徒，看了開了缸，裝了金，就可安心返回大陸，將慈師的精神遍揚於全國，以免在國難期間開缸大事鋪張。

上來所舉三個開缸時期，都是遵照遺囑「三年後」；究竟那一個時期最妥當，應由永久紀念會製票郵寄海內外各知好信徒，投票決定。

這是我個人的管見所及，仍盼大德們權衡輕重，斟酌利弊，發表寶貴的意見，以求求得合理的答案，解決「三年後開缸」的問題。

無疆
寰全球。三民主義紹前業。元
屠鯨海上雪深仇。欣逢歲降
伯 豪

敬啟者：敝公司爲備各界教友之
敦促及適應時代之需要起見特翻印淨
土聖賢錄一書以資流通並供作專修淨
業者之寶鑑。

一、本書之印行旨在導引世人各
爲敦倫盡分閑邪存誠諸惡莫作衆善奉
行眞爲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淨
土。

二、本書共分三編初編爲清影際
清居士之侄希澤所輯續編爲清胡蓮輝
居士所輯三編爲蘇州靈岩山德森法師
所輯全書共錄往生事跡九百餘篇自比
丘居士以至物類詳載無遺所述往生事
跡歷歷如畫閱之者無不感發而自興勤
奮。

三、全書共六百八十六頁平裝分
上中下三冊精裝一巨冊定價台幣精裝
三十六、平裝二十八元精裝港幣八平
裝六元預約價台幣精裝二十六平裝十
八元港幣六及四元。

四、自本（十）月起開始預約三
個月後出書。

五、書款臺灣區域請交各地郵局
一二八四三號本公司帳戶國外請交香
港九龍黃大仙竹園道唐寧新村六號法
宗法師匯轉。

建康書局有限公司謹啓

地址：臺灣省臺北市中山北路二
段二十九號

佛教新聞

中國佛教整委會歡迎 緬甸民主黨領袖德欽 巴盛氏

臺北訊：自由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章嘉大師以緬甸在野民主黨領袖德欽巴盛氏，以堅決反共精神訪問自由中國。備受自由中國朝野人民一致歡迎。章嘉大師，以中國同為信仰佛教國家，大陸淪落後佛教遭廢殆盡。中共侵佔緬北後，中緬兩國佛教徒，同受嚴重威脅，章嘉大師，特以佛教立場，假臺北普善寺歡迎共同信仰的佛化國民德欽巴盛氏，是日並到我政府官員谷正綱、鄭彥棻、包華國及我佛教界同道章嘉太清印順、東初、道安、月基、星雲、悟一、王平、趙恒惕李于寬林義等。

首由章嘉大師致歡迎詞說明德欽巴盛氏及佛教與我國王道精神相合文化安定東亞和平，已歷二千年，今因國際共黨侵略，不特王道為本國文化道德，遭廢殆盡，即我佛教亦復受到嚴重破壞，希望中緬兩民族，就佛教共同信仰的立場，促進中緬兩國關係，安定亞洲，永遠和平。

鳳山訊：鳳山佛教慈悲社煮雲法師素有愛國僧人之稱，去年中秋節在鳳山中山堂舉行勞軍晚會頗得社會人士對佛教的好評。今年中秋節的項目與高縣縣聯會合作，組織龐大勞軍團，親與陳縣長夫人等率領青年們往各

內政部登記證內警臺誌字第四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字第二〇九號
臺灣省雜誌協會會員郵局劃撥賬號八二五五

地勞軍表演，九月廿在軍校司令臺演出，第二天又赴仁武某司令部第三天在太皞湖海軍陸戰隊共有廿多個精彩節目，並特設高僧佛堂，由普楊泰蓮小姐獨唱各種名歌。歌詠隊的青年們，他（她）們聽說去勞軍莫不爭先恐後，踴躍參加，表演時各盡其能，個個賣勁。獨唱，齊唱，大合唱。尤其是青年佛教的隊，響徹雲霄。戰士們高興得連呼再來一個。同時還有鳳山佛教仁慈幼稚園團長葉月容連友所領導一班天真活潑的小朋友們，所演的各種節目博得戰士們熱烈掌聲。巴黎舞蹈研究所的小朋友們，也是這次勞軍團的好插曲。繼章嘉法師利用這一難得的機會在開幕時對數以萬計的戰士們作簡短演說，開揚大乘佛教救世利人的宗旨，張覺龍連友代表青年致詞說明佛教救世利人的真精神。數日來冒著風雨往各營營務中，使每一個戰士們都獲得法雨的滋潤，歡聲，普遍的洋溢在各個軍營之中，高僧們都獲得法雨的滋潤。

菲華佛教徒籌組朝聖團

世界佛教徒聯誼會菲律賓分會，諸常務委員鑒於第四屆佛教徒二年一次之代表大會，即將在亞洲之尼泊爾山國開會，特於上月常務會議中，提出討論關於依章推派代表參加大會事經一番詳審後，乃議決仍舊派遺代表二人。該代表旅費，公報公消。該議決案又經上星期在理監事聯

合座談會中，得到一致的贊同，並決定擴大組織一「中菲佛教徒朝聖團」。歡迎男女居士報名參加，開連日自動赴會登記者已十餘位。至朝聖團之組織及往回手續事項，概歸籌備小組負責辦理。被舉為籌備組員者為瑞今，桂生，金鐘，修因，文運等五位。通告亦經貼出，希望外省佛友踴躍參加，共伸佛教徒之至誠。

其與菲人佛教徒聯絡事宜，則雲蔡金鐘居士負責，實現之後，不但可以增進菲人佛化工作，亦可促進雙方友誼關係，誠中菲人民間一善舉也。又悉：大會秘書處，已於前日由錫蘭派來一公函來請分會佛友，儘速推派人員赴會，並提前將代表人數身份列報大會招待組，以便到時準備招待應行事項云。

查本年為佛滅二千五百年紀念，亦即佛曆第二千五百年，因此前屆在緬甸舉行大會時，乃擇定本第四屆大會地點在尼泊爾首都佳德滿舉行。按尼波爾係佛陀誕生地，本屆大會在此舉行，更有深重意義。預料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定必較前更形踴躍。據大會招待組招待代表規章云在大會期間，代表的膳宿，概由大會供應，並將受導朝拜佛教聖地聖蹟，及藍毗尼花園，遊觀山國奇蹟名勝，俾得薰沐佛陀靈風聖雨，一新形氣，盡形壽引以為榮。

大會開幕日期選定十一月十日，開會十天，廿日閉幕。聞尼政府特撥出尼幣十三萬元，充為招待費用。政府又決定在大會期間，禁止屠宰牲畜，赦放罪犯，救濟貧苦，素供高僧，民衆聞此消息，莫不歡喜雀躍云。

人生月刊

佛曆二五〇〇年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十日出版

社長：南亭

發行人：東初

編輯者：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臺灣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

國外分社

一、香港分社

主任：優曇

地址：香港跑馬地突蘭街36號

二、菲律賓分社

主任：瑞今

地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三、南洋分社

主任：妙義

地址：檳城極樂寺

四、泰國分社

主任：謝普揚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斜對水龍頭巷三六二號

訂價

全年

本省臺幣
海外非幣

陸拾元
拾貳元